

年

卷

期

11

8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 No. 8 (138)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三八號)



第十一卷

第八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救國的策方第一

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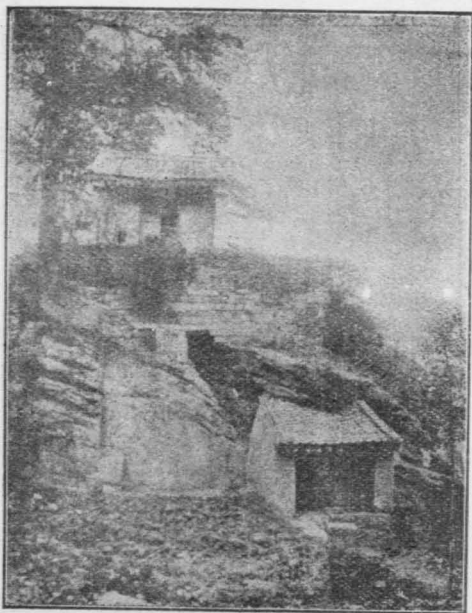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允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絨扇
教育玩具	打字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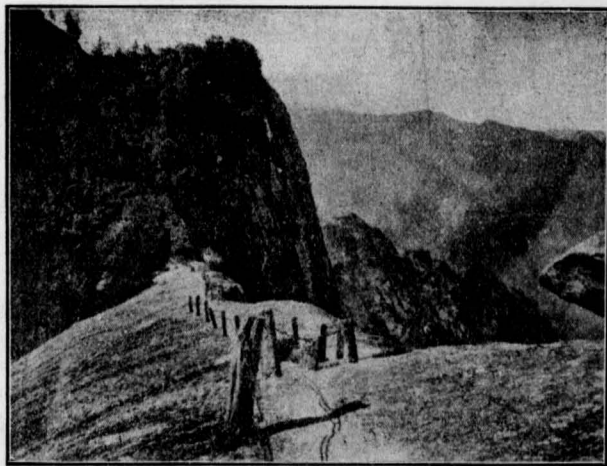
文華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贈君青雨周

臺氣紫之上山華



贈君青雨周

嶺魚飛之上山華

教育雜誌 半價贈閱

[不顧成本 及只圖普及]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
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
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底爲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即寄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八期

封面
與
插圖

法蘭西亞爾薩斯之美人
華山之紫氣臺與飛雨嶺

兒子的命運

.....

胡寄塵

□電影界之大發明

.....

唐希賢

古今事比

.....

塵夢

反光望遠鏡

.....

小波

白雪紅泪

.....

蔣用宏

□捧腹談

.....

憶秋生

□秘密博士(造夢機)

.....

敏芝





□西笑彙錄.....胡文煒

西方民族在結婚上的迷信.....謝頌羔
米星如

車遁記.....無聊

夜誤.....顧仲彝

□西方釋夢錄.....蔣春木

遊梁溪梅園.....金培真

□純飛館筆記.....徐仲可

平民.....禹鐘

□春閨花月詞.....曹蘊靈

□古城得寶錄.....天游

□西笑彙錄.....胡文煒



COLGATE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花月影。纖手自描

一筆一回頭。維妙

維肖。最難摹。兩

排皓齒。宛如編

貝添風貌。素

紙無其光澤

設色又恐清

有牙如是好

足自豪 豈

知此亦是人

工。祇要日日用

絲帶牌牙膏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
B字七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投資

儲蓄，爲投資補助之機關，假如時局平安，百業興盛，投資過多之時，金錢無可安放，則惟有儲蓄之一法，又如時局混亂，百業衰敗，投資危險之時，金錢無處安放，亦惟有儲蓄之一法，蓋一則以儲蓄爲尾閭之洩，一則以儲蓄爲保障之方，皆大有益於經濟全局也，故混亂時之儲蓄機關，第一當注意於儲戶之能安心，本會深知此義，故辦事無論大小，不稍苟且，保障不但正確，且極鉅大，故儲戶之多，實於亞東首屈一指，非偶然也，如欲穩妥而求安心之儲戶，速來本會儲蓄，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兒子的命運

胡寄塵



小說

這是張家媽媽在那裏和他兒子說的話。

張媽媽道。茂生。你今年已經十一歲了。鎮日的在外面和那些野鬼玩。(野鬼指一般的小孩子)全不知道你過的是甚麼日子。你腳上的鞋子破了。襪子也破了。赤脚在地上跑。你也不怕醜。我好幾次向你的父親說。要他拿幾角錢出來。替你買一些布。讓我替你做雙鞋子。但是過了半個多月。布還沒有買來。唉。

茂生道。父親不是沒有錢麼。聽見他昨天還是當了衣服買米。他自己也是赤脚。沒有鞋子襪子著。那裏有錢給我

著新鞋新襪呢。我並不是和甚麼野鬼玩。我是天天上義務學校。放了學。和同學們在體育場上拍球。是有的。也不敢胡鬧。

張媽道。怪不得你的鞋子容易破。你天天在體育場上跑。自然容易破了。茂生道。不是的。這雙鞋子已著過半年多了。就是不住體育場上去跑。也要破的。茂生說著。一面舉起腳來。給他的母親看。說道。母親。你替我補一補。好麼。張媽媽怒道。叫你老子替你補。我管不到這麼許多事。茂生見他母親如此說。也就不敢再做聲了。只走過去拿著

石板和石筆。預備溫習他的算學。張媽媽還不肯休歇。接著說道。這也是怪你的命不好。你看前面黃家的孩子。和你一般大。他的老子有錢。他也快樂。身上的衣裳。穿得多少好。他讀書的學堂。也是有錢的學堂。學生都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不像你們的義務學校。全是一些叫化子在裏面。黃家的孩子命好。所以如此。我真替你氣死了。

茂生本來是個很活潑很聰明的孩子。自從聽了他母親這一番教訓。心裏不知發生了一種甚麼感觸。只是呆呆的立在那裏不動。張媽媽還接著說道。你看黃家孩子。多少快樂。差不多每天夜裏他母親帶著他看影戲。也有時候他父親帶他往遊戲場裏去玩。那裏像你。只好往體育場裏去玩麼。

茂生聽到這裏。忽然說道。母親。往體育場裏去。是不要錢啊。張媽媽怒道。越是不不要錢的地方。越是不要去。你這不爭氣的孩子。我說你天天和野鬼玩。說錯了麼……往那邊去玩的都是窮鬼。你也是窮鬼。

茂生被他母親一罵。也不免生了氣。便和他母親爭論道。只要用心讀書。到不管窮不窮。我們學校裏的先生說。大概貧苦人家的子弟。反肯用心讀書。張媽媽拍著桌子罵道。不要臉的先生。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是窮鬼。還要說窮人肯讀書麼。茂生被他母親一頓罵。罵得哭起來。自己只覺得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也不知道他母親的話不是。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到底是怎樣。只覺得心裏如刀刺一般的難受。不期然而然的就哭起來。越哭聲音越大了。

張媽媽看見兒子哭了。就可憐他。拍著他的背道。好孩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怪你的父親啊。我不是罵你。是罵你的父親啊。好孩子。你的命不好。是你父親連累得你如此。黃家孩子的命好。也是他的父親好啊。

他們母子二人。正說到這裏。外邊有人走進來。這不是他。就是茂生的父親老張。老張從外面做完了工回來。一走進門。看見兒子在家裏哭。少不得要問是甚麼事。茂生

不肯說。張媽媽也不屑和他說。只道：我眼睛裏看見你就生氣。我跑開讓了你罷。說完，拖著茂生往房裏去睡覺。不理老張。老張知道張媽媽的脾氣是如此，也只好不理他了。

畢業。畢業以後，在商界上得了一個位置。可以自立。並且可多些錢幫助他的父親。這時候黃家孩子呢。家業凋零了。他又自小沒有好好的讀書。這時候竟不能自立。弄得貧苦不堪。常常著破衣服。破鞋子打張家門前走過。張媽媽看見他。再不說他命運好了。

光陰真快。忽忽過了十幾年。茂生十五歲了。這十幾年之中。茂生由義務學校苦讀畢業出來。升入中學。因為他貧苦好學。學校裏特別免收一切費用。所以他能够在中學

——完——

電影界之大發明

唐希賢

今美國紐約電氣工程師 Hans Hartman 博士，新發明海底攝影機 (Motor-driven Submarine Camera) 一架；此機甚玲便，凡在二千尺深水內之一切動靜雜物，均能攝得。聞今春已開始在地中海攝取一古羅馬之城市，一俟告竣，當即現諸銀幕；誠電影界之大發明也！

古今事比

塵夢

宇宙之間。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無所不有。然而奇聞異事。亦竟古今有相同者。或相似者。特人之見聞不廣。不能盡知耳。偶閱唐人說部記事珠。即得四則。輒爲錄之於此。名曰古今事比。願好事再有以廣續也。記事珠。唐人馮贄纂。唐代叢書本。

最近有滇人某君（執筆時偶忘其姓名）來滬。能以口啣筆作書。其墨跡曾以鋅版印載申報及時報。想知之者甚多。此誠書苑之創聞也。然記事珠有一則云。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然則班孟之技。比某君爲更奇矣。

今西人畜犬馬。有教之識字者。然不過是一種試驗。不能應用。且所識之字。乃另製之一種簡單符號。非複雜之字

也。若記字珠所記鶴識字。則尤奇。惟恐其言不足信耳。原文云。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記事珠又云。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按此即今人之採集植物標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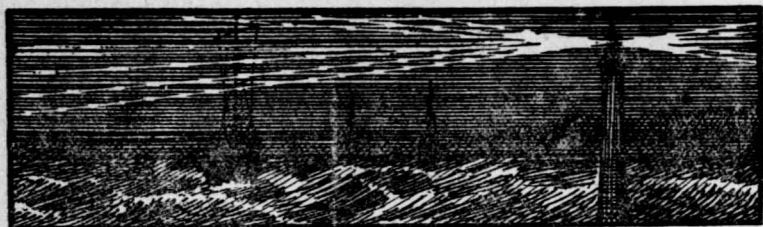
西國文學家。多有奇癖。往往見於西書西報。不及徧舉。如某文學家於作文時。喜玩泥人。非此即不能成篇。尤可笑也。此類事中國亦多有之。即如記事珠云。王筠好玩葫蘆。每吟咏。則注水於葫蘆。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此不與玩泥人絕相類耶。

反光望遠鏡

小波譯

原名 The Infinite Vision.

著者 Charles C. Winn.



世界天文學協會。特地召來會議。討論反光望遠鏡試驗的結果。這反光望遠鏡。很是長大。足足有四十尺長。近來纔在賀登氏天文臺中製造完竣。賀登氏天文臺。是造在南美洲安地羣山的最高峯。因為試驗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賀登的神情。很是憤激。他本是這一次會議的主席人。他便對着大衆。高聲說道。諸位聽着。有名的科學家。如今差不多都聚集在這裏了。我這反光望遠鏡。雖不得謂爲盡善盡美。但委實已達到望遠鏡的功用的限度。諸位瞧這些板子上所顯示的。當然可以明白了。既然不能盡善盡美。自當再加以改良。諸位都是大科學家。難道不能發表一些主張嗎。賀登說完這話。會衆中有一位著名的法國人。名叫弗萊般的。當即說道。這反光望遠鏡。也許可以認爲滿意罷。他說這話時。臉上露出輕藐的笑容。並擡起一隻手。摸着他滿頭的紅色頭髮。接着又道。然而據我看來。委實不能認爲滿意。這塊板子上所顯示的。雖然已加以充分的放大。結果仍不過爾爾。總而言之。我對於這種反光望遠鏡。簡直沒有好感。我並要把這反光望遠鏡。喚做笨重的東西。我再以爲這反光望遠鏡。事實上。必不能有何等裨益。給與你們。你

們若定要花費一百萬元。把這反光望遠鏡加以改良。希望將來得到何種的善果。我敢說是癡想。我決意不加入。就請你們把我除外罷。弗萊般說完了這番話。大眾都不作聲。會場中非常沈寂。

在這許多會衆中。有一個身高面黑。年紀約三十五歲的人。神情很凝重的。坐在一旁。這人名叫法克司。在今天到會的許多科學家中。他要算是最大的科學家了。他不祇是對於天文學。有很深的研究。便是對於物理學和化學。也都着實有根柢。他今天來赴會時。心中本存着幾個意念。要對着大眾發表。等到開會時。他因瞧見他們作意氣的爭執。便不高興開口。祇默默的坐在一旁。冷眼的望着他們。如今他是大眾都默不則聲了。他這纔站起身。發出清朗的聲音。對着大眾說道。諸位。你們倘把一百萬元交給我。讓我自由使用。我定當替你們造成一種望遠鏡。可以瞧見月球中石質的微點。

一九冷月。照在安地羣山積雪的山巔上。做成一派慘淡

的寒光。在那最高的山巔上。便是賀登氏天文臺。因為地位很高。考究天文。十分便利。要算是全世界上。考察天文最最適宜的所在了。這當兒。在這所巨大房屋的台階上。站着兩個男子。正在很懇切的講話。內中一人。身材短小。頭髮是紅色。藍色的眼睛。很有光彩。却戴着一副牛角邊的眼鏡。那一個。身段很高。臉色微黑。瞧他的神情。定是一個富有智慧和毅力的人。他們二人。聯合在一起。創設這座天文臺。已有十年之久。他們是各有專職。一個是在這裏。佈置這所巨屋。一個却遠在他州。在一家大工廠中製造機械。在距今六個月前。機械已運到這裏。他們便招僱了許多人。大家日夜的工作。忙着裝配機械。一直到裝配完備。方纔住手休息。再說這兩個。站在這階臺上談話。過了合一會工夫。那個身高臉黑的人。擡起眼睛。望着。一粒大紅星。這粒大紅星。光彩着實明亮。正位在天心。又和他的伙伴。講了幾句話。便一同走進房屋去了。大約兩小時後。他們二人。復行走了出來。臉上都露着一種特殊的

神氣。

二十四個小時以後。這兩個。又一同走進那房屋。再率領着十個人。這十個人。都是三大洲中最著名的科學家。如英國的物理學家哈頓。美國的化學家科龍。法國人弗萊般。其餘的七個人。都是四處最大的天文臺的首領。他們隨即走到一間室中。這室的中央。放着一架巨大的反光望遠鏡。這反光望遠鏡。便是前十年許多科學家特地開會討論的那樁物件。但是經過了這十年間的改良。形式上雖無大變動。實際上却已大大的不同了。從前是架在鐵架上。移動很是困難。如今却很便利。可以朝着天空中一個單獨的所在。也不再需要那鐵架。却是裝在一具巨大的赤道儀的架中。也不再需要那急速的旋轉。維持他適當的拋物線。那流質的金屬。現在已剛硬得和鋼一般。總而言之。倚仗着那位物理學家的能手。已使得這反光望遠鏡。今非昔比。大大的進步咧。

那十位大科學家。走到了這反光望遠鏡前。都靜默的瞧

着。瞧見他已有了重大的改變。各人的心中。都存着驚奇的意念。他們隨即撥轉身。再跟隨着兩個引導人。走上一

道很長的樓梯。到了一間大室中。這間巨室。正在一個圓形屋頂的中央。這巨室中。裝置着無數的奇巧機械。室的一邊。有許多真空管。都裝在長的鑲板上面。這些鑲板。大概是金屬製成。很是光亮。一行一行。排列得很整齊。另有一堵牆壁上。是裝着一具很大的開關器板。把這堵牆壁完全遮蔽住。開關器板上。裝着一排一排的開關。控制關節。節流箱和槓桿。在地板的中央。鋪着一方很光亮的銀幕。約有六尺見方大小。他們低着頭。朝這銀幕上瞧時。瞧見有一部份的機械的反影。這一部份的機械。是裝在天花板上。剛正在這銀幕的上面。他們都呆呆的站着。朝四下裏瞧着。都覺得十分驚奇。這樣過了一刻。法克司——便是那個身高臉黑的人——放出一種很寧靜的聲音。對大眾說道。諸位聽着。現在陳示於諸位之前的景況。便是賀登和我苦苦的研究了十年的成績。也便是你們贊

助我一百萬元的產生物。你們費去了這巨數的金錢。如今是否能得到相當的報酬。今天晚間。請你們自家察看罷。不過據我的意思。你們或許不致於大大的失望。法克司說了這幾句話後。便走到那開關器板的面前。在那些開關當中。扭開了一個。立刻便有一具電機的行動聲。從下面傳達上來。法克司又朝着衆人道。原來在山下的兩旁。各有一具巨大的水電機。我們所需用的力量。都是由那兩處供給。他指着賀登。又道。這個是賀登的主意。他並想出種種的方法。製造這反光望遠鏡的鏡架。以及其他種種美備的機械。他委實是一位無價的製造家。今天晚間。我們倘是試驗成功。所有的榮譽。應該歸屬於他一個人。法克司說到這裏。又反身朝着開關器板。把一根橫杆。轉動了一下。這圓形屋頂的缺口。便移向着東方。他又扭開了一個開關。這圓形屋頂的頂尖上。有一座鋼質小塔。塔的上面。架着一具機械。形式很像是一根愛克司光的管子。便立刻活動起來。不過下面的人們。却一些瞧不

出。接着這機械因受指揮手（一種機械的名稱）的導引。再逐漸向上旋轉。最後便直朝着那上升的月亮。法克司又道。諸位聽着。此刻我要使得下層室中的反光望遠鏡朝着月亮咧。請你們注意着這一方銀幕。他說時。再扭開一個開關。上面便發一種低低的聲音。這音聲隨即增強。他們站在下面。聽得清清楚楚。法克司再伸手到開關器板前。扭開了一個控制關節。那些真空管當中。有兩根便光亮起來。同時並有一道奇光。從天花板上面的那一部分的機械中。射了下來。這當兒。他們都靜氣屏氣。非常凝重的。望着地板上的一方銀幕。只見銀幕上面。立刻現出一樁物件來。看上去。這物件好似正浮在銀幕的深處。原來正是月亮的一個形影啊。他們見了。不約而同的。都噓了一口氣。表示驚異的心思。法克司隨即再用他的手腕。很便捷的。又使得兩根真空管光亮起來。於是這第一個形影。隱滅不見。另外現出一個。這一個形影。面積很大。佔滿了銀幕的全面。但隨即銀幕上。祇現着月球表面的一

部份却越顯越清楚。隨即又祇現着月球中的一座高山。又祇現着高山的一部份。再祇現着高山面上的六塊山

石。最後祇現着一塊山石的表面。法克司因允許大眾的要求。又扭開了一個開關。於是那最後一行的真空管。同時都光亮起來。銀幕上方纔現着的形影。又隱沒不見。另現出一堆旋轉不停的透明的球體。——祇現出從他們表面上反射來的蛋白光。

法克司因為情感興奮的原故。講話的聲音略為有些顫動。他說道。諸位。這銀幕上此刻所表現的。正是月球的表面上。一塊山石的石英微點。當初承你們諸位的盛情。供給我一筆鉅款。如今我以爲這一種表現。可以當做你們的酬報了。大眾因為都貫注全神。望着銀幕上的形影。無暇回

答。他祇共同的哼了一聲。便算是回答了他了。他們這樣望着。過了好一會工夫。心中都抱着絕大的驚疑。後來法



他。們。都。靜。氣。屏。氣。非。常。重。要。的。望。着。地。板。上。的。一。方。銀。幕。

任他。會告訴給他。……諸位。請你們原諒。我要走開去一

克司忽的又扭開了幾個開關。銀幕上的形影又隱沒了。法克司一壁瞧着他的時表。一壁說道。我想我們今晚作最後的試驗之前。先把這機械的原理。大概的解釋一番。諸位一定是樂於聞聽的罷。大眾聽了法克司這話。都點頭道好。法克司便開始說道。我自從二十歲那年起。便苦心孤詣。研究物理學和化學。這個你們諒必曉得的。在那時期當中。我也曾有某某等的發明。內中有一種發明。和如今這種專業。竟有很大的裨益。我那幾種發明。直到今日。我從未對人宣布過。祇有賀登。我因爲十分信

刻。法克司說到這裏。向衆人點了點頭。從一架梯子爬上去。一轉眼。便不見了。原來他是爬到這圓形屋頂中央更高的一間室中去咧。他的話果然不錯。不多一會。他已回轉來。一隻手裏緊緊的含着一樣東西。他當即把這東西開了。從中取出一根平面的小管。管中裝着紅色而有黏性的液質。在這管的兩端。都用幾根白金線纏繞着。當下法克司拿着這根小管。對衆人說道。諸位聽着。這根管子形式雖小。所處的階級。却非常高尙。他實在是你們四下裏的機械的中心物。倘然沒有了他。這所有的機械。便完全無用了。管中裝着的這液質。是先前的人們從未發現的一種原素。我把他喚做「路求姆」(Ucquin)。我費了二十年的工夫。再得到我工作室中機械的助力。方纔造成這管中的一些「路求姆」。製造的艱難。可想而知。他有甚麼功用呢。講到他的功用。和硒(化學原素之一)差不多。不過他的感觸性。比較硒。要高一百萬倍。在完全的黑暗中。他是一種完全不傳電體。但若使得光的極

微光線。照着了他。——這光線雖是從世界的對方射來的。他便立刻變成適當的傳電體了。我把他放在上面的室中。那從反光望遠鏡射出的光。聚成一點。正照到這根管子上。……關於電流怎樣發生。怎樣擴大。怎樣再變成光。以及最後射到這裏的銀幕上。那種種進行的情形。我不必細述。因爲那情形很是複雜紛繁。至少非幾個小時的工夫。不能解說清楚。如今因爲時間匆促。關於發明這管中原素的情狀。我也不必複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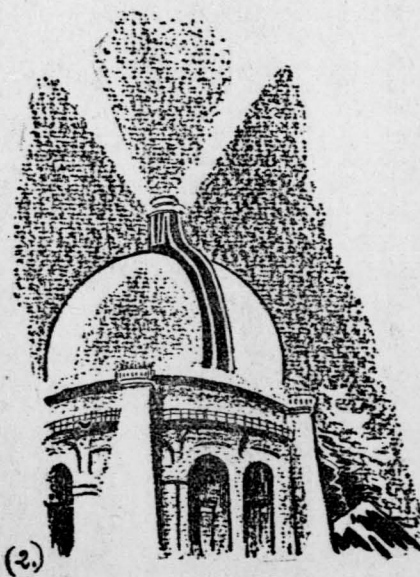
法克司從衣袋中。掏出時表。望了一望。再道。在此後二十分鐘之間。火星將行到伊最接近地球的所在。那時候。我們便可察看伊的秘密了。請你們原諒一些。讓我把這「路求姆」。送回到他的原位上去。法克司當即再順着那架梯子。爬了上去。片晌工夫。就回了下來。當他下來時。遠處的雷聲。在這清潔的山間空氣中。已傳播得很是清晰。法克司便道。夏季的雷暴雨。在這叢山之間。本是很普通的事。如今雷暴雨又將來了。待我把這反光望遠鏡調

度一下。否則雷暴雨來了之後。將與我們以重大的禍患。那位法國人弗萊般。來了這許多時候。却從未講過一句話。此刻忽高聲說道。先生。雷暴雨一來。我們觀察之舉。必將因而破壞了。雖然雷暴雨停

只見有一道圓形的淡光。從屋頂上小塔中射將出去。

止之後。空氣流却必已因而太強烈了。法克司聽了他這話。並不回答。祇招呼衆人退出這間室。去到這房屋東面的走廊中。他又用手指着月亮。這當兒。月亮正慢慢的渾沌不明了。衆人順着他指着的方向。忙定睛瞧看。只見有一道圓形的淡光。從屋頂上的小塔中。射將出去。一

直射到目力不能及的空間。法克司又解說道。諸君聽着。這光線非比尋常的光線。他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喚做「驅逐光線」。第四十週的精氣波。本賦有一種能力。能



(2.)

把空中所有的物質。逐出他們的地位。這個你們諒必是曉得的。這「驅逐光線」的能力。也等於是這樣。他在空氣中的射程。大約是六百里。那望遠鏡能望到的所在。他也能夠射到。凡是射過的所在。所有從空氣中來的干涉。或是從氣象狀態中來的干涉。都得被他驅逐開去。法克司說了這話。大眾仍是默不則聲。祇有弗萊般喊了一聲奇怪。法克司隨即又領着衆人。仍回到那間室中。他手腕很迅速的。扳動機振。使得下面室中的反光望遠鏡。正朝着天心。天心中那粒紅星。這當兒。仍十分的光亮。法克司又使得從圓形屋頂上射出的

「驅逐光線」逐漸的向上舉起。最後也是射着那個方向。和反光望遠鏡相同。他又使得那第一行的兩根真空管復行光亮。再使得從天花板上射下的那道光亮。依舊射到地板上的銀幕上。於是銀幕上。便現出一粒大紅星的形影。却已放大到和一隻棍球一般的大小了。法克司接着再扭亮兩根真空管。這大紅星的形影。又放大了十倍。隨即在他深紅色的表面上。又現出無數的網線。法克司再扭亮兩根真空管。大紅星的形影。格外放大。表面上的網線。格外清晰易辨。不過片晌工夫。大紅星的形影之大。已遮滿了銀幕。接着銀幕上表現的。祇是他表面的一部份。而這部份的面積。復行縮小。這部份中所有的情況。却越來越清楚。起初這形影本是從一百萬里的遠地。反射過來。隨即縮成一千里。此刻已縮到五百里了。那些網線。便慢慢的放濶。後來祇留下兩根。仍現在銀幕上。每根約有二尺濶。剛正交叉在銀幕的中央。差不多拼成一個大圓圈。在這大圓圈的中心點。有無數的小黑點。這些小

黑點。因曾受日光的反射。也很有光亮。法克司並未預先招呼大眾一聲。就把那所有的真空管。除掉兩根外。其餘的一齊明亮起來。銀幕上的形影。立刻隱滅不見。在那地位上。另外現出一種奇異的景况。彷彿是從一萬尺的高處。望着下面的一座大城。衆人定睛朝下望着。只見城中有許多建築物。約有一千尺高。在這些建築物的上面。再有好架大飛船。在空中翱翔飛舞。飛船的甲板上。並有許多很小的形影。法克司隨即再扭亮那兩根最後的真空管。銀幕上現着的這景况。格外清楚。分明是從五十尺的遠處反射來的。大眾便瞧出甲板上的那些形影。正是人們。更瞧出這些人的體格。很是壯碩。面貌也很美秀。身上穿的衣服。和好幾世紀前。專制時代的人民的服式。一般無二。當中並雜有許多婦女們。伊們的身段和面貌。也着實不惡。身穿彩色的長袍。映在日光中。閃爍發光。很是美麗。這樣過不多會。那兩根最後的真空管。又烏黑無光。這一種景况。便退到相距一萬尺的原

地位上。這當兒。法克司伸出一隻手。很靈活的扳動一根槓杆。銀幕上。又現出一種華美的山水景。

當衆人這樣一幕一幕。瞧着火

星表面上的景况時。雷暴雨已

經來到。已經到了這羣山的頂

上了。電光閃爍。雷聲隆隆。幾乎

把這天文臺都震動了。但衆人

祇顧瞧着銀幕上的奇景。竟一

些未曾覺察。他們又瞧見銀幕

上面。現出一片廣大的紅色沙

地。又瞧見一條水道。再瞧見另

一座大城。（是位在兩道水峽

的交叉處。）正瞧得起勁時。忽

有一座高山頂上的一個大黑

點。把銀幕上的奇景。完全遮沒

了。法克司頓時運用他敏捷的手腕。使得那奇景仍現在

銀幕上。那個大黑點。原來正是一所高大的房屋。把那高山的山頂。完全罩住。矗立到空中。大約有五百尺高。房屋

的形式。和他們現在站腳的房

屋。差仿不多。接着那最後的兩

根真空管。又光亮起來。衆人瞧

銀幕上。又現出一面圓面的鏡

子。直徑約有二百尺。法克司並

道。諸位。實在有許多眼睛。爲我

們不能瞧見的。從空間中望着

我們。那些眼睛。這樣望着我們。

而且已不知有了若干年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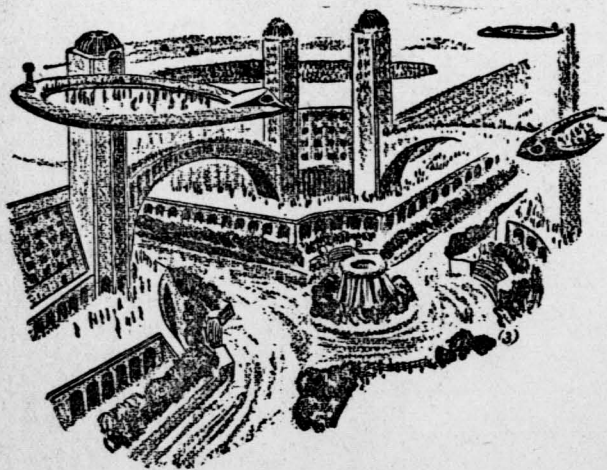
外面的雷暴雨。落得很大了。電

光閃爍得更厲害。雷聲也連續

不斷。格外響亮。忽的有一道刺

眼欲盲的巨光。從空中射下。直

射到圓形屋頂上的小塔。這小塔雖是用鋼製成。被這道



。城大座一另見瞧再。道水條一見瞧又

巨光一照。正被照着的那一部分。立刻溶解。塔中射出的光線。因而失了常態。不朝上射。却慢慢的經過一道大弧線。垂落下來。照到了

一壁向開關器板的那一邊奔去。然而已經太遲了。屋頂上的小塔。已一直的倒落下來。凡是他經過的所在。所有的物件。都連帶的震

山上。因為這力量非常偉大。山便立刻崩潰了。至於圓形屋頂下面的室中。銀幕上。已不再有你等景况。祇現着一大團灰綠色的形影。旋轉個不停。隨即空中又起了一陣爆裂的聲音。法克司發出很恐怖的聲音。高喊道。「光線。」他一壁喊着。



。來下落倒的直一已。塔小的上頂屋

倒。法克司發明的這套機械。所有的重要部分。都因而毀壞。從屋頂上小塔中射出的那道光線。也就隱滅了。空中的雷聲。響得格外厲害。好似自鳴得意。表示已獲到勝利了。

——完——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愛國之道。亦猶是也。故吾人對。於提倡國。貨等事。務須隨時。隨地切實。行之。



請吸高等國貨

金龍牌香烟

紅金龍



白金龍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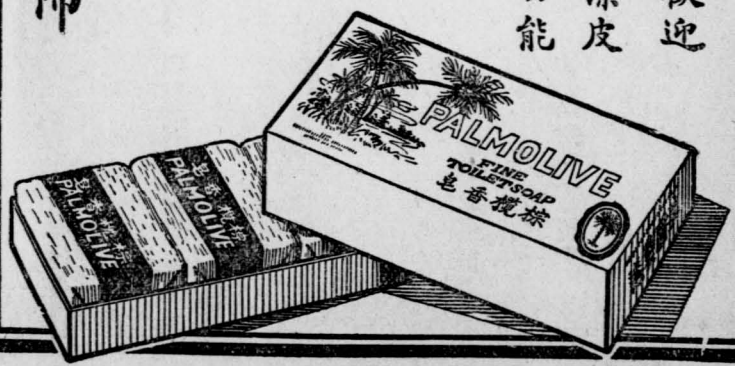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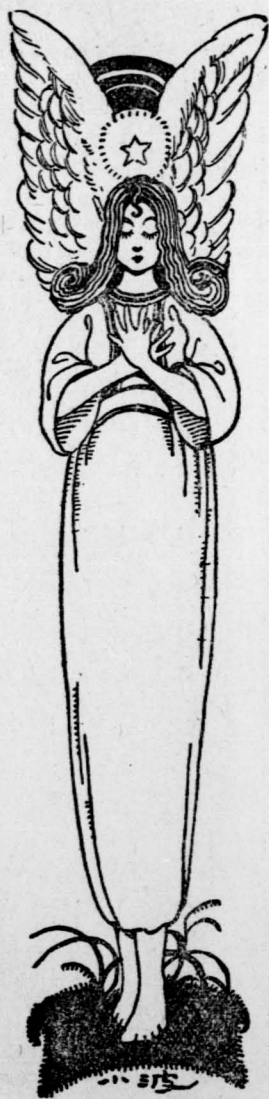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迴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白雪紅泪

蔣用宏

「雪真大啊！從昨天晚上落起，到今天這時還沒有停過，地面上怕有半尺多深了。」雪花飛六出，先兆豐年；那些地主家，現在不知在那裏怎樣的舉杯相慶來年的豐收呢？我獨自坐在書房裏，向着一爐熊熊的火，看見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的打到窗上的玻璃，好似蒙着一層厚的白幕，不覺這樣地想着，「古人踏雪尋梅，偏有這許多的逸興，今天的雪景，想必也很不差，何不出去看看，或許有點新趣味，也論不定。」我一面想，一面已走出了

書房，踱到大門口。忽地一陣北風迎面吹來，接連打了幾個寒噤。路上的行人，幾乎絕迹；正想退進去，猛見那邊迎面走來一個年青女郎。她亂草似的頭髮，沒有一絲光采，紫紅色的手背和面孔，生了很厲害的凍瘡，身上的衣服，很是單薄，並且補綴過好多處，她右手撐着一把破雨傘，傘上的積雪大約也有一寸來厚；左手托着一碗東西，很狠狠地走來。她被烈風逼迫，縮着頭，聳着肩，牙齒互相攻打，不住地震動。看起來她雖然是勞苦不堪，又加以受着

這樣的寒凍，摧殘了她的丰姿；但她和善的面孔，和聰慧的姿態，還可以約略看出。我看了她現在的情境，憐惜之念，不禁油然而起。

我正在對着她出神，斗的一陣北風，條的吹過來；我不覺又連打了幾個寒噤。她凍僵的手，竟執傘不住，側了下來。她搶前兩步，想收正那把傘，一不留心，把左手托的那碗東西，翻倒在雪上——是一碗熱烘烘的麵，滾湯倒在雪上，把雪都融化了，頓時一片白雪上陷了一個大大的深痕。好在那個碗倒在雪上，還沒有拼碎。她望着那雪上的殘麵，呆看了一回，好似欲哭無淚的樣子。約莫過了二分鐘，她才蒙着面，一步步的拿着空碗走去。

我看了她這樣的情形，很想走過去安慰她幾句；但

不知怎樣，沒有一點勇氣？只凝望着她。後來她走了，仍呆對着她所留下的足迹出神。

呀，她又從那邊走轉來了！右手依然撐着一把破傘，左手依然拿着那只空碗；不過在她的臉上，清清楚楚地現出一些雜亂的手指印；身上染着許多的灰塵；眼球裏的熱淚，涔涔地落個不住；在手背凍裂的地方，熱而紅的鮮血，一點一點地灑在雪上，把那些白潔的雪，染作赤色，凹下去成了缺痕。

我砰的關了門，抱着頭，跑進來，坐在爐邊，心弦上發生劇烈的彈動。那熊熊的火，也輕輕爆裂，好似在那裏起了無名的嗚咽。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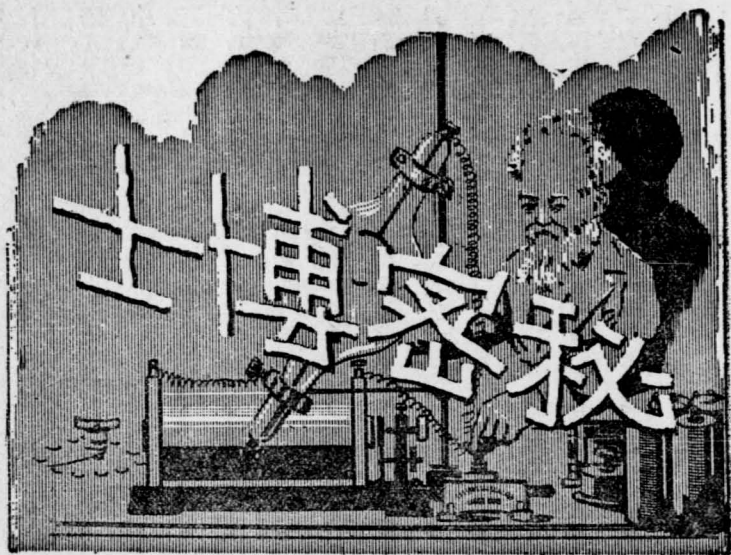
捧腹談

憶秋生

電燈

先生：「在中國古時候，有些學者會利用雪或者螢火的

光來讀書。諸君知道這是爲着什麼？」
學生：想了一下道「怕是因爲電燈加價的原故罷。」



By Clement Frezandié.

譯 芝 敏

第三十篇 造夢機

一天。陸開走進哈博士的私室。問道。博士。如今我有一樁事。須得請教你。夢是怎樣造成的呢。哈博士手裏正幹着事情。聽了這話。抬起頭。望着陸開笑了一笑。說道。夢的來由。不過是你心中已有的意念。偶然的會合罷了。無論甚麼事情。倘在日間。給了我們一個很深的印象。到了夜裏。便往往會做起夢來。陸開又問道。夢有時候也會成爲真的事實嗎。哈博士答道。一定會的。且常常有這等事。然而也不過是偶然的符合罷了。就拿我自己來說。我曾經做過好多夢。後來竟成爲事實。陸君。你忽的問起這的話。諒必有甚麼緣故罷。陸開道。是的。因爲昨天夜裏。我做了一個非常奇

突的夢。我夢見我是那首先發明親吻的人。我並獲到這項專利權。每親吻一次。須納費一分。於是我的進款。着實驚人。銀幣呀。鈔票呀。支票呀……紛紛的都湧到我的手中。我便成爲一個財產不可計數的富翁。尋常的那些富戶。倘和我比較。他們簡直可算是叫化子了。不料這時候。大禍斗然的來了。有許多婦人家。懷中都抱着嬰兒。蜂擁到我的面前。各人手裏。都執着種種的武器。揮舞不停。又喊出種種下流不堪的名稱。拿來稱呼我。再說因爲了我。伊們纔變得這般窮苦。伊們究竟將怎樣對付我。我不曉得。因爲正在那紛亂的當兒。我已醒了。博士。我怎麼會做這個夢的呢。你能把當中的原因。解釋給我聽麼。哈博士道。這當中的原因。我想我定能夠解釋給你聽。陸君。我首先要問你一句話。我雖然不是福爾摩斯。沒有那奧妙驚人。探微索隱的本領。但據我的推斷。昨天晚間。你必曾去探望你的未婚妻葛羅麗姑娘。對嗎。陸開點頭道。是的。我曾前去探望伊。祇是和我做這個夢。有甚麼關連呢。哈博

士先咯咯的笑了一陣。再道。我想你會見了你的未婚妻時。必不祇是閒談一番。必曾和伊接吻。當那接吻的當兒。你必又生怕被旁人瞧見。因此你的心中。便留下了這一種接吻的印象。到了夜間。因這印象的反動。你便做起那個夢來了。陸開聽了這話。覺得很難以爲情。紅漲着臉。說道。嗟。伊本是我的未婚妻。我和伊接吻。不能算做背理的事。我爲何虛心。怕被人家瞧見了笑話呢。哈博士微笑道。當時的情形。必然是這樣。你不必強辯。我也不再追問你。我不過因爲你既來問我。我不能不替你解釋……談到做夢。我到有一件事。可以順便告訴你。最近我發明了一種造夢機。我想你對於這造夢機。也許很覺得新奇有趣罷。陸開聽了這話。高聲問道。博士。你怎麼說。造夢機嗎。甚麼叫做造夢機呢。哈博士道。這個你怎會不懂。這是很顯明的啊。所謂造夢機。便是一種機器。能够令人做夢。能够使你預定你要做的夢。和你去預定酒宴一般。陸開道。各種物件。都可預定。夢也可以預定嗎。世界之上。竟有這等

的奇事嗎。哈博士道。陸君。你以為這事希奇。實在並不足為奇。你且聽我的解釋。我們做夢。不外乎兩種原因。第一種。夢是我們心中已有的種種意念的一個混合現象。第二種。夢是物理感覺的結果。這物理感覺。是當我們睡眠時。和我們接觸的。我因為要研究夢的問題。在這若干年當中。每做一次夢。等到醒來。立刻把夢中的景況。一一記錄下來。於是我便發覺了一種事實。便是夢中的景況。多半是前一日我所聽見。或是在書報上讀過的。又或是曾經聽見過的圖畫。我又發覺因受物理感覺的接觸。也往往會得做夢。譬如你夢見冰凍。你倘在那當兒醒轉來。必然瞧出一陣陣的風。正吹到你的家中。或是你蓋在身上的絨毯。推落到了牀下。再如你若夢見你正飛在空中。這是由於你食品尚豐美的緣故。因為胃管中容納得太充足了。在睡眠時。便會發生出輕飄的感想。這一層。真是一種都異的事實啊。有時候。你做了非常荒謬的夢。可是你若加以剖解。却竟有很合理的理解。關於這一層。待我說

出一個比喻。有一天夜裏。我曾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手執一隻提桶。在一處大湖中汲水。汲了一桶。再汲一桶。結果湖中的水。竟被我汲得乾乾淨淨。一滴不留。你想想看。這不是荒謬極了嗎。後來我一覺睡醒。記起我在前一天。會計數好幾百張紗紙。當時原是翻過一張。再翻一張。於是到了夢中。連續的翻紙。便變成了連續的汲水了。諸如此類的夢。不知有多少。一時也說不了那許多。而且我們又何必破費工夫多講呢……陸君。我的造夢機。正放在隔壁室中。我可以領你前去。瞧看一會。比輕空口講白話。興趣要濃厚得多了。

這造夢機的形式。真是特別達於極點了。很像一張臥榻。四周有各種式樣的管子。連桿。龍頭。電線。再有許多大小各別的羅盤儀。是當做密達尺用的。榻頭的旁邊。又有一架留聲機。這全部的機械。都包藏在一個不透空氣的大球中。因為這樣。施術的人。纔可以增厚或減薄空氣。以及增加空氣的溫度。或把空氣變化一番。哈博士當即指着

這造夢機。解釋道。陸君。你瞧呀。因為我們做夢。是根據於意念。和根據於感覺。所以我這機器。必須有兩個部分。這一部分。是產生意念。那一部分。是產生感覺。產生意念的一部分。等於一架普通的留聲機。我因為曾研究出最好的方法。是在受術人睡眠以前。把那應需的意念。輸入他的心中。所以我便在他的知覺尚未昏迷前。便把確當的機片。裝上這留聲機。而開動起來。我已預備下好多做夢的機片。可以供給各種人的試驗。就如青年女子。當然喜歡夢。歡夢見結婚。和度蜜月。有精神的青年男子。當然喜歡夢見探險。森林中旅行。飛機。戰爭。以及從黑鬚的惡漢們手中。救出美麗的婦女。總而言之。無論那一種人。都可預定他喜歡做的夢。因為我這特別的留聲機片。製造的成本。很是低廉。可以供給各個人的需要。我這留聲機片上。定例祇有不多幾個字。相間的發出聲音來。把受術人的心思。移轉到那必要的方向。譬如這三個字——愛情——情人——接吻——對着受術的女子的耳朵。一而再。再

而三的複說。等伊酣睡之後。自然便能做起這一類的夢來。咧。陸開道。這話不錯。據我想來。祇須有這一部分的機器。也儘够了。何必再需用那一部分呢。祇須有幾個字。也儘可引起受術人的意念了。哈博士道。陸君。你這話固然很對。但那一部分。有時候。也很有用處。就如這一個龍頭。他可以隨意的放出各種的香氣。那一個可以括出風來。再有幾個。或是產生熱力。或是產生冷力。我如果要使受術人。夢見赴宴會。我祇須掀按這一個關鍵。這關鍵中。便有一滴芬芳的流質。滴入他的嘴裏。這裏再有樹橡製的手指。如果要使受術人。夢見奔跑。行走。攀援。捉握一物。或放鎗等等。便可用這樹膠手指。在他的手上。或腳上。撫摩。撫摩的方法。却各有不同。我又因為要調和夢的各各不同的部分。便利用一種彈洋琴的機片。這彈洋琴的機片上。鑿有好些小洞。可以使得那些關鍵。到了適當時。便掀按下去。因此便能自動的使得那些意念繼續不斷。那些意念。便是你要造成夢境的根由。陸開道。你這造夢機。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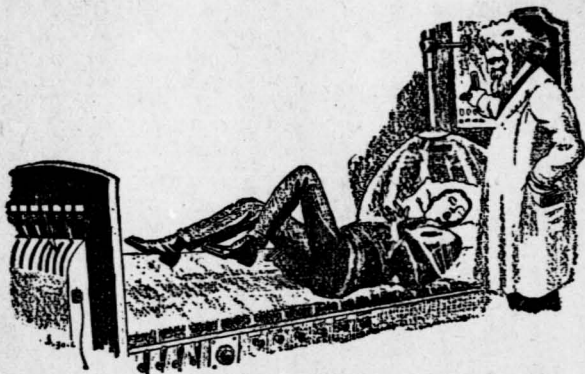
有這般的妙用。料想費用必然很大罷。哈博士道。是的。這留聲機和這彈洋琴的機片。再有這張臥榻和附屬的物件。果然價值很貴。不過做普通夢的做夢機片。價值並不是很貴。無論那一個人。他家中倘有一架留聲機。便可把做夢機片買回家去。做那些普通的夢了。倘他要做特別的夢。他却必須到我的做夢旅館去。因為那裏有臥榻等等。陸君。我這機器。你已瞧見過了。我想請你親自試驗一下。但不知你願意做甚麼夢。陸開答道。博士。你曾經把我送到一百年後的世界中去遊覽。便是二〇二五年的世界。如今我却要請你把我送回到一七七六年的世界中。不知你能否辦到。如能辦到。我便可拿一兩樁現代的新事物。給那些古人們瞧着。我想雖是華盛頓和法蘭克林瞧見了。也得灣腰低頭。表示欽佩的意思。其餘的普通人物。自然格外驚佩萬狀。五體投地了。哈博士笑道。你這話不錯。我便把你送回到一七七六年的世界中好了。當下陸開便睡到那張臥榻上。準備睡去。哈博士便揀了一張適

宜的留聲機片。放在留聲機上。發出的字句。如「一七七六年。『法蘭克林。』『蒸氣引擎。』『鐵路。』『電話。』『電燈。』『汽車。』『飛機。』陸開一壁聽着。一壁便昏昏沈沈的睡去了。

一一

朋友。你此刻覺得怎麼樣呀。陸開一聽這話。不由得吃了一驚。忙抬頭瞧看。見自家正睡在地上。有一位美麗的姑娘。正躡在他身旁。用附近的泉水。替他洗滌胸口。陸開再一骨碌。坐將起來。朝四下裏一瞧。見正是鄉村中的景況。不禁非常詫異。高聲喊道。哎。我究竟在甚麼所在呀。這姑娘用和婉的聲音。答道。你不認識這裏嗎。這裏正是菲列得爾菲亞。陸開很吃驚的道。菲列得爾菲亞嗎。我要請問你。房屋在那裏呢。怎麼一眼瞧出去。一所房屋也瞧不見呢。……陸開說到這裏。忽的腦中清醒過來。便再問道。我先要請問你。現在是甚麼年代呀。這姑娘答道。現在正是一七七六年。國會剛正集會。並簽了獨立宣言書。陸開

一聽這話。霍的直跳起來。高聲道。既然如此。我不能夠作



。去了睡的沉沉昏昏便壁一。着唧壁一開隨

片刻的耽擱。我必須立刻趕到華盛頓。和國會議員們講話。陸開說到這裏。又伸手去摸衣袋。這一摸之後。不由得

隨卽沈下臉來。高聲說道。一分錢也沒有。我這便怎樣是好呢。其實這是陸開多急。他衣袋中。縱然滿貯着金錢。但既回到了這世界中。也一些價值沒有啊。這姑娘道。國會



。呀在所麼甚在竟究我

現正在這裏集會。不過華盛頓將軍却不在這裏。你若跟隨我來。我想我的父親。必定非常歡迎。款待你的。當下陸開便跟隨着這位姑娘。一同值行。陸開的來意。本想把

這一七七六年的世界。大大的改革一番。誰知到了這裏。他雖施用他所有的知識。且不能自謀一飽。尙須倚仗他人。拿食物供給他。慢說幹別樣的事情了。但陸開並不因而灰心。心中暗想道。我既已來到這裏。總該提倡製造新事物纔是。祇是應該首先提倡那一種呢。陸開的意念。一些不錯。這果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先提倡汽車罷。在這一一七七六年陳舊的世界中。交通當然不靈通。倘有了汽車。交通方面。一定大受利益。不過菲列得爾菲亞的道路。非但不平坦。且有許多水坑。幾寸深。一尺深。各各不一。那末縱然有了汽車。又怎能行駛呢。汽車既不能適用。便提倡飛機罷。好在飛機是在空中飛行。和道路平坦與否。毫無關係。然而也有一個大問題。便是應用的汽油。陸開雖曉得班錫梵尼亞地方。有多量的汽油。祇是沒有資本去購買。也是徒然啊。這樣說來。陸開的先決問題。便是金錢了。講到陸開的腦中。原滿儲着十九世紀的新事物。儘可使得他變成一位富翁。有許多發明家。祇發明了一椿

很簡單的新事物。已是大發其財。而况陸開懂得很多的新事物呢。然而他向那姑娘羅司和伊的父親。問了問當地的行情。覺得要在這裏掙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裏主要的實業。似乎是皮貨。木料和煙草。這三種實業。沒有一種能供給他利用的。陸開仔細推想。要想出一個方法。不需多大的資本。而可以製造二十世紀的新事物。他推想至再。祇想出兩條進行的道路。一條是製造用雷管的（鎗上的引火之物）後膛來復鎗。倘能製造成功。一定很切實用。且必受地方上的歡迎。因為這裏所用的。都是燧發鎗。（以燧石打鋼缺而發火之鎗。射擊時。非常累贅。適不及用雷管的後膛來復鎗的便利。再有一條道路。便是製造火柴。陸開在這兩條進行的道路間。又細細的斟酌了一會。決定先製造火柴。因為製造火柴。輕而易舉。切合他所處的地位。

陸開既已拿定了這個主意。在羅司家進餐之後。便在這城中。向四下裏去打聽。尋覓一家賣化學物品的店舖。又

經過了很大的困難。好容易纔買到一些硫磺和磷素。以及他以為最有用的他種化學物品。他身邊原沒有現款。

嗎。據你說。這物件名叫火柴。劃出火來。果然比較用燧石和火刀。來得迅速。但是製造這火柴。既需要化學物品。又

便拿他的時表作為抵押品。他隨即便動手製造火柴。結果雖不很美滿。却竟造成了十二根粗大的火柴。作為圖樣。他心中很是得意。忙把這十二根粗大的火柴。拿給羅司的父親。觀看。並把製造的經過情形。講給他聽。又劃了一根。劃出火來。再問道。法蘭得先生。你瞧了這個。心中作何等的感想呢。法蘭得答道。瞧這物件的模樣。再嗅着他的氣味。到很像是一種鬼怪的發明。再則這物件有甚麼用處呢。陸開道。你問這物件有甚麼用處嗎。我老實對你講。他的用處。非常浩大。可以替代你們原用的那燧石和火刀。法蘭得很吃驚的道。這話當真

的議論。有一個人曾說過。他（指陸開）說他將揀定一天。連連搖頭。表示不相信的意思。他們當中。並引起了種種



又劃了一根。劃出火來。再問道。法蘭得先生。你瞧了這個。心中作何等的感想呢。

須費去許多工夫。這不反而累贅了嗎。因為這一層。我覺得還是燧石和火刀。來得便利而切實用咧。陸開聽了這番話。覺得火柴這物件。必難於推行出去。便把這一層暫時擱下。決定再拿別種的新事物。聳動這地方上人民的聽聞。他又因為有過這一次的經驗。便不再祇注重在個人的身上。而要向大眾去鼓吹。他便每天晚上。都在人叢中。提高了聲音。講述種種新事物的歷史。和講神話一般。他雖講得非常吃力。聽的人們。却都

有一種新奇的方法。顯示給我們瞧看。甚麼方法呢。便是他能夠把一個人的形影。印在一片玻璃上。這形影不但可以永遠的存在。且可以印到紙上。更可以印若干次。這種方法的名稱。他說是喚做照相。又有一人道。他也曾告訴過我一件事。比較你方纔所說的。更要特別得多。他說他揀定一天。拿出一張蠟紙。叫我們對着這蠟紙講話。或是唱歌。這蠟紙便能一一的記下去。照着複說出來。或是複唱。絕不會有一些錯誤。這複說或複唱。也不限是一次。隨便多少次都可。這個他喚做留聲機器。因為能夠保留各個人的聲音。諸位。你們想想看。情理上。怎會有這等事情呢。因此我承認他定是一個愚夫。信口的亂說。第三個人也道。他也曾對我說過。他說他有一種方法。可以造成一種機器。這機器能夠看到人體的裏面。譬如倘有一粒鎗彈。雖是打入一個人的胸內。也能瞧得清清楚楚。第四個人也插言道。這些都不希罕。他曾告訴過我。說是他要籌措資本。拿來製造一種特別的車子和船。怎樣特別呢。

說是這車子和船。所以能夠行駛。是仗着水蒸汽的力量。他又說他利用水蒸汽的力量。可以推行十二輛滿載的重車。每小時且能行六十里。或更超過六十里。你們想想看。他好似正在做夢呢。他又說他會得製造飛行的機器。每小時能飛行二百里。你們想想看。每小時飛行二百里。這是多麼快了。無論那一種鳥雀。也不能飛得這般快。而他製造的一種機器。竟能夠這樣。誰肯信相他呢。這第四個人講到這裏。略為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他對於電氣的談論。你們諒也聽見的罷。法蘭克林原懂得電氣的道理。但他所說的。却非常希奇。他說他能夠從流動的水中。製出電氣。那電氣可以替我們做一切的工作。他說這話時。諒他必已忘却了他方纔所說的水蒸汽了。因為他又說電氣可以推動車子。推動我們的機器。替我們耕田。替我們揩拭房屋中的地板。再可以供給我們的亮光。比較蠟燭要光亮若干倍。你們聽了這番話。可相信他不相信呢。衆人當中。剛巧有一位化學家。這位化學家。在這許多人

當中要算是學問最深的了。他也開口說道。他又曾告訴過我別樣的事情。他要求我賒給他些化學物品。他說他

情勢。他這一種希望。是已經絕望了。他便又想先製造一些簡單的新事物。拿去售賣。賣出錢來。便可作為進行他

會得製造一種機器。這機器可以使得菲列得爾菲亞的人。和英格蘭的人講話。其實這是他亂說。我曉得聲音傳播的速度。每秒鐘。能行一千零八十八尺。英格蘭距離這裏。是三千里。我們依此計算。在這裏講的話。必須三小時後。纔能達到英格蘭。英格蘭方面的回話。也需三小時。纔達到這裏。我們和英格蘭的人。問答一句話。非經過六小時不可。他以為可以直接問答。和當面講話一般。那實在是他的錯誤啊。諸如這一類的議論。那許多人。繼續的談着。當中有些人。以為陸開已賣身與鬼怪了。而大多數的人。則以為陸開是個瘋人。

陸開所以不辭勞瘁。在大衆面前講述。原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助力。以便實行他種種的計劃。如今看這



大而多數的人。則以為陸開是個瘋人。

癩。且賦有超過衆人的意念。這當兒。他湊巧正在菲列得

項事業的資本。祇是先製造甚麼呢。他想了。一回。想製造一種玩具。便是負有彈力的手球。據說當初發明這玩具的人。因此已成為富翁了。但陸開既沒有樹膠。而一七七六年。的小孩子們。又沒有錢購買玩具。這計劃又不能實施。陸開便再想到保險針和髮髮針。他經過了很大的困難。居然得到些剛勁的鐵絲。便把這兩種針。各製了一根。可是這鐵線仍嫌柔軟。婦女們使用時。雖微有功效。一經把針拿開去。便又回復了原狀。因此他這一種計劃。雖已實施。都未得到美滿的結果。如今他唯一的希望。祇在法蘭克林身上了。法蘭克林原是一位哲學家。又是一位國務

爾菲亞。陸開便趕去拜望。他當即很誠懇的接見。陸開來時。本帶着一些銅硫養。鋅。和酸素。是他先準備下。製造一個簡單的吸力池用的。在那時候前二十四年。弗打氏曾發明那著名的弗打電池。弗蘭克林曾加以研究。曉得

可以發生出一種電流。並曉得從一架電氣機器上。可以產生出屬於靜類的種種電氣。當下陸開便利用他的吸力池。和一段電線。隨即證明用這種方法。實在能夠拍發那一點一橫的簡單電報。弗蘭克林聽見了。雖覺得很有興趣。

但說道。這個方法。原很奧妙。但我以為是沒有真正的價值。你把這方法喚做電報。試問電報有甚麼用處呢。倘謂傳播新聞。有好的新聞。用他傳播出去。固然很好。倘若是

一種不好的新聞。不也將傳遍四方嗎。陸開連忙用足了精神。把電報的利益。詳細的解說出來。又對症發藥。說是有。既有了這電報。凡是關於英國軍隊的一切行動。各殖民地。都可很迅速的曉得了。弗蘭克林道。話是不錯。你可有



這方法。可以阻止敵軍

甚麼方法。可以阻止敵軍不割斷電線嗎。再則裝設起來。費用着實不小。而且再有一層。這方法我們很難緊守秘密。被英軍曉得之後。他們也可佈設了。陸開接着又把無線電。講給弗蘭克林聽。但弗蘭克林很不明瞭。陸開便先講明發電機的要旨。再用蜜蠟把電線浸上一浸。這樣便可生出絕電性。然後把這電線盤繞起來。做成簡單的電磁石。表明怎樣把機力變為電力。弗蘭克林對於這一層。很以

爲然。但以爲這一種發明。沒有事實上的價值。他說道。這種辦法。未免太破費了。以你一個人的力量。不過祇產生出很少的電流啊。你說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水車。產生出電力。我以爲這是最最破費了。我們不會直接的使用水車。就如他們在磨坊中的工作。就碾麥。又鋸木嗎。何必費上許多事。利用他們。產生電力。再用電力來工作呢。陸開點頭道。你這話固然不錯。不過利用電力。可以把你的力量。隨意的轉送到別處需用的地方。雖是在你的屋中。也未嘗不可。就如紡績麻絲。縫衣或揩拭地板。弗蘭克林臉色很堅定的說道。講到屋中的工作。我們是不須借用外力的。因爲我們家中的婦女們。並不是那種懶惰的人。所有績麻縫衣等的工作。都有伊們擔負咧。

後來陸開再講電燈的利益。他說若把幾隻弗打電池拼合在一起。便能使一根電線。和火一般的熱。而發出光亮來。可以替代蠟燭。但這位十八世紀的大哲學家聽了這話。絕未感動。却說道。這個自然電。自然能夠發生光亮。天

空中打閃。實在不過是電。這是人人曉得的啊。你說不用蠟燭。而用閃電的光亮。照亮我們的房屋。危險一層。丟在一旁。我再假定那種光亮。是很安全。比蠟燭亮。比蠟燭價廉。我却也根本反對。因爲日光比較任何的人造光良好。我們應該在日光中工作。工作了一天。到了晚間。便該上牀睡眠。事實上。無需再要人造光來替代了。至於那些需耍人造光的人們。當然是那些俾夜作畫的人們。俾夜作畫的人們。不能算是正當的人物。我們犯不着多費心思。專替他們設法。促進他們的罪惡啊。

陸開沒精打采的回到家中。但他這一次去拜會弗蘭克林。却也得到些結果。因爲弗蘭克林曾替他介紹了幾位有名的人物。因此陸開後來便教給他們跳舞。弄到了些金錢。陸開在幼年時。曾學會了好多套戲法。這時候。便決定當衆獻藝。藉以增加收入。於是他便拿那教授跳舞舞來的錢。去準備了幾套變戲法用的器具。又僱用了一個助手。再租賃了一間客堂。作爲變戲法的所在。又去印刷

了好多招貼。在那些大十字路口。貼將起來。開幕的這一天。生意着實不惡。定價雖昂。趕來觀看的人。却很多很多。陸開所變的戲法。原不很高明。却竟得到很美麗的成。觀衆們。都竭力誇贊。說他不啻是神怪。陸開自然很是高興。當他變到第三套戲法時。客堂中。已擁擠不下。連客堂的階下。也聚集着許多人。這一套戲法。正變到中段時。觀衆們當中。忽的發出一個暗號。觀衆們立刻都擁到台上。把陸開捉住。推的推。拉的拉。一直去到距離最近的馬廄中。陸開一壁呼救。一壁掙扎。但再也不得脫身。心想他的末日。必然已經來到了。誰



觀衆們立刻都擁到台上。把陸開捉住。

知把眼睛一睜。論甚麼景况也沒有。祇見哈博士正站在榻旁。灣着腰。很疑切的望着他。哈博士並道。陸君。你似乎夢魘了。我所以不得不喚醒你。我想那班人們。把你認做那殖民地方的首領了。陸開咬了咬嘴唇道。博士。我經過了這一回大夢。我已曉得了一兩樁事情。更明白大凡一位發明家。幾乎沒有容易的時刻。他的發明物完備之後。便是他的困難開始之時。方纔我在夢中。我簡直是一位無數新事物的主人翁。然而我竟覺不到一個採用的人。陸開說到這裏。接着便把夢中的景况。敘

述了一遍。哈博士聽了道。陸君。我很和你表示同情。本來要賣出一種有價值的發明。着實不容易。譬如有一位發明家。發明了一樁新事物。若容許別人參加其間。自身所得的利益。必然有限。若自家拿出資本。製造出來。拿去售賣。固然很好。可是發明家未必都是資本家。縱然是個資本家。又未必富有商業經驗。既無商業經驗。結果必致失敗。失敗之後。旁人反而未接受他的利益了。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著者按。大多數人們。均以爲夢乃未來事件之先兆。實則大謬。所謂夢者。不過由種種意念所混合。此種種意念。係醒時所發動者。或由於睡眠時所感受之物理的感觸之變化耳。執此之故。吾人實可預定夢。如預定餐品然。吾並以爲在今後百年間。必有一種造夢機。如茲篇中所述者。出而應吾人之需要。果能如此。則所謂夢魔。當永遠的驅離地球之上矣。

(第三十篇完)



林 39

西笑彙錄

胡文煒

科學家道，「風雨表上，告訴我們明天是一個美麗的日子」。老人道，「我沒有聽見晴雨表告訴我呢，恐怕那不過是天氣自己在那裏變遷呢？」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婦女叢書

這套書用淺近的文字，介紹一般婦女必需的常識。凡關於家事之處理、子女之教育、以及衛生療病之法，都詳細敘述，極切實用。

- ▲簡易療病法 二角
- ▲家庭藥物學 三角五分
- ▲實用一家經濟法 二角五分
- ▲育兒問答 二角五分
- ▲幼兒保育法 一角
- ▲家庭性教育實施法 一角二分
- ▲女子之性的智識 二角

The Chocolate Shop
36 Nanking Road, Shanghai



夏日午餐問題

日間辦公之人。回家午餐。烈日炎炎。苦不可耐。寫字間附近。求一清潔安適之處。又難覓得。欲解決此問題。請至沙利文。沙利文之西餐。清潔價廉。座位安適。伏侍週到。靠近拋球場。往還便利。君如一試。自必日日過從矣。新法水奇玲清潔味美。種類繁多。並可攜回家中。誠消暑之妙品也。

上海南京路
拋球場東面
沙利文
西餐店

諸位可曾明瞭

中國的

國際地位 外交歷史 僑胞情形

請讀下列各書

英文國際上之中國 一冊 三元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著者霍氏(Hodgkins)以國際主義者聞於世。旅華甚久，於我國情形，極爲熟稔。本書乃集其講演稿十餘篇，編輯而成。其主旨在從歷史觀點上，闡明中國與列強之關係，對於我國種種新的發展，予以深切之同情。欲知我國國際地位者，不可不讀。

英文中國外交史研究 一冊 三元

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夏晉麟著 此書爲著者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論文。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勢力圍，門戶開放主義，軍警，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全書用英文寫述，流利動人。當此外交緊迫之際，凡我國人，亟宜人手一編。

英文華僑概觀 一冊 三元

The Chinese Abroad

MacNair 著 本書搜集關於華僑之各項資料及歷史概況，爲有系統之論述。對於中國殖民，入籍，僑工，僑商，留學及法律保障國際關係等，皆經整理編入。留心僑胞狀況者，均宜購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方民族在結婚上的迷信

謝頌羔
米星如 譯

迷信的起源，至爲複雜，或因知識上的缺乏，或因精神上的理想，或受之於風俗的遺傳，或受之於歷史上的暗示，皆足流爲牢不可破的種種迷信，這實在是東西洋民族中普遍的情形，決不容勉強遮飾的。

在西方各民族中迷信的風氣最普遍又最盛多的，便要算是結婚上所發生的種種迷信。這些迷信風傳甚久，大都沒有什麼理解，而其勢力却決不因此而人心稍墮其位置。譬如在結婚時一切的舉動，儀式，衣着，飲食，日期，時刻……等事，沒有休咎的關係，他們也恪遵着不敢疏忽。

在古代的希臘，新婦到夫家的時候，在門前要拴着

一披麻，新婦必須把那披麻編織起來，以表示自己的勤勵。又在入夫家門時，不可用自己的腳踏着地走，必須倩人抱持而入。在希臘有許多的神話，都是關於男女婚姻的事，如說有一男子曾爲其愛人經歷千辛萬苦，把伊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由此他們便締結了婚姻。其大義不外是表揚男女間愛情的真純，則其結果必能美滿；這實在有教育上的價值，因爲使小孩聽了，便能樹其堅毅貞潔諸美德的根基，且可給女子以高尚的理想。又在這種神話中，更能使人藉以明白婚姻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西方人重視婚姻，或有人便以爲是受了這種神話的結果。又傳說中每有數姊妹，後必有一勇士或高貴的王

子從其中選擇一最美好的，做爲終身的伴侶，在既經選定之後，便能貞堅不移；在女子方面也有同一的傳說。此外如家中有什麼不好的現象，好比一個妙女，受繼母的虐待，或是遭了什麼魔祟之類，雖受了許多的擾害，但終能克服，而獲達原有的目的。這便足以表現愛情的能力是偉大而無窮的。這種種神話，因爲能合於人心中的需求，（或可說是爲了合着這需求而始產生的）故能歷來深入人心，不失其雄厚的勢力。現在有些創造的神話，因爲是不能適合於人生，便沒有什麼能力。在神話中雖係多尙神權，但我們不能認爲純粹的迷信，因那只是表現人心的一種理想。現在且略述古代西方民族在結婚上的幾種迷信。

他們結婚以四月爲最好的佳月，現在仍舊是沿着這種風氣；雖然四月內有一耶穌復活節，是不宜於結婚，但其餘的日子都是可以舉行婚禮的。五月便不好；六月，八月，九月都很好；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因爲在其中能得

着許多假期，便也被認爲結婚的好月。但更有些例外如蘇格蘭以五月三日爲最不祥的日子，極不宜於結婚；陽歷一月一日却是最好的吉晨。愛爾蘭在陽曆除夕算是大吉的。至於英國的舊風俗，則以十二月十七日爲不祥。所以西方民族的結婚，不但是夫婦雙方選擇，且在結婚的日期時刻，也必須加以審查的。即在教會中人，此俗也不能免，他們以爲在耶穌降生日，或逢禮拜日，皆是不宜結婚的。復活節的前數日（即耶穌受難日）則更屬不妙。羅馬人以六月爲最好的佳月，以爲那是他們的神 *Junio* 的月，而以該月十五日月滿爲更好的日子。照普通民間的傳說，五月內如結婚，則必將遭遇不幸；便是子嗣也難得健全，這是因爲羅馬教以五月爲童貞女馬利亞的聖月，女子皆須貞潔的緣故。

說到結婚的日子，則普通以爲星期一結婚主發財；星期二主健康；星期三是最好的吉日，無不如意；星期四便不甚好；星期五是最壞的日子；星期六則平平。這種遺

傳，儼然的成了一種定律，一般頑固的人們，謹慎的遵守着，決不敢隨意錯犯的。又有一種迷信，是以爲女子若是在其夫的誕日嫁之，便是大吉；即使在那誕日的同一星期中結婚，也多佳運。而丈夫如在女子的誕日娶之，便最不好；即使在那誕日的同一星期中也多不吉。其餘如二月十一日，六月二日，十一月二日，十二月一日，都是不宜結婚的壞日子。

在結婚時衣服的颜色，也是十分的講究；大概處女結婚，是不可以着颜色鮮艷的衣服；在寡婦和他人結婚，則必須穿有颜色的衣服，只是不能着紅黃二色罷了。又在每月的十三日，寡婦決不能和別人舉行結婚。

在結婚之前，新人到禮拜堂裏去時，在途中若是遇見羣鳥飛翔，則主將來多有子嗣；若遇出殯，則將來必定離喪。在禮拜堂內舉行婚禮時，若有日光從雲中射入，照在新人身上，則主大吉，是永久戀愛堅貞到底的表徵。若是新婦在燭光下的鏡中看見了自己的顏面，便將獲得

塞運。又如結婚的日子改動，也是不利的事。結婚前，新婦在自己家中必須恣性哀哭，否則不祥。結婚日在未到禮拜堂前，新人不能會面，否則將不幸。新婦在穿婚時衣服或是披着紗時，不可被新郎看見。在結婚日，新郎不可用珠子贈給新婦；新婦也不宜佩戴珠子。

蘇格蘭風俗，女子在結婚時，必須隨着太陽自東徂西的走着，不能和太陽相反。而印度的新婦在結婚的早晨，更須向日凝視。在英國威爾士地方，倘使一桌上同時燃了三盞燈，便是將有婚禮的預兆。在英國又有一種特異的風俗，若是妹妹先結婚時，則其姊必須赤了足（或着綠色襪子）去跳舞，否則伊便終身不能婚配了。又新娘在結婚日所用的針，不能收藏，若是陪新娘的僕相取了去時，便將大不吉利，蓋終身也難出嫁了。但在別處，僕相取了新娘結婚時所用的針，却又算是一種喜事。

結婚日在未舉行婚禮之前，新郎新婦必相迴避。又不可戴手套；更有人說結婚的早晨，新人不能向鏡中着

衣。結婚之日，新婦如敲破了什物，則將來難與其夫家和睦。結婚的文字，決不能在禮前誦讀。結婚日如家中有燕子飛入，或是聽見鳥鳴，均主吉祥。新婦家中如有貓時，則於結婚之日，新婦必須親自餵那貓，否則那天就要降雨的。新婦如在結婚日從婚禮的衣服中尋見蜘蛛，便是獲財的徵兆。往禮拜堂中行婚禮時，如遇見豬在途中，不吉。如遇出殯，更須避之。如遇羊或鴿子，則主和平安吉。如見小蛙，則主將來發達。

結婚的戒指，在未舉行婚禮之前，不可試戴。在英國北方和蘇格蘭等地，新人在結婚日如着綠衣，不吉。又孿生的子女，不可在同一禮拜堂內結婚。處女結婚不能戴手套，而寡婦則反之。羅馬人結婚的戒指，是戴在大姆指上。西班牙人將結婚戒指浸入水中，謂其水可愈眼痛。英國人眼皮上生疴粒，相傳用結婚的戒指磨擦了便會好的。又在爪哇，新婦在結婚日，當為新郎濯足。

在這裏順便再將西方人關於情人的迷信略述數

種，當更可見其婚姻上前後迷信的一斑了。

據普通人說，在禮拜日未曾進食以前，便打噴嚏，則定將看見情人。禮拜六如噴嚏，則禮拜日必能和情人相會。又禮拜六晚上如自己把手指甲剪好，則第二日情人將來相會。若是兩情人合拍了一張小照，則將來不能成爲夫婦。又有以爲情人不可互贈照片，否則不能結婚。爲情人在未結婚前，寫信便用夫婦的稱呼，則也將無結婚實現之一日。

水手的情人，如項上圍着黑色的絲巾，便是大凶兆。又有些地方，如圍白絲巾，也是不祥的。

在古代希臘人，男女如欲知道將來的配偶爲誰時，便將二十四字母放列地上，撒上白米，呼鷄來食，以鷄先啄食的那一個字母，便決定是那人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俄國的處女欲知道將來的丈夫如何，便不進晚餐，用食物及餅放在桌上，如有鬼有食者，便是伊將來丈夫的靈魂了。

車遁記

(續)

無聊譯



三 老阿伯

厚德這時已經有二十二歲了。他在學中讀書的成績不見怎樣好。可是極會踢球。並長於各種運動。伯羣提議厚德在進入社會之先。當出外游歷。這提議正中厚德的心。極力贊成。伯羣這時已為某大公司的總經理。這公司在非洲有一座大銅礦。所以伯羣派厚德到非洲去。一邊游歷。一邊調查礦務。

厚德到了非洲。不久與一班壞人為伍。嫖賭逍遙。無所不為。並姘識了一個壞女子。這女子叫海夢荳。本地年

歲稍長的人都知道伊的品行不端。並且是一個雜種。伊知道厚德門第清高。家中富有資財。遂拿出伊的狐媚手段。迷戀厚德的心。竟勾引得厚德要娶伊為妻。若不是被老阿伯阻止。這婚姻就必成爲事實。

老阿伯年約六十。鬚髮已白。薄有田產。家中祇僱用一個本地土人。老阿伯在這一帶很有一點名望。人人都知道他。每日夜晚無事。就到本地的酒館中坐坐。他自一見厚德。就與他交友。兩人可稱爲忘年交。老阿伯知道海夢荳最詳。不願厚德終身受這女子的累。要勸告厚德。並且除了老阿伯也沒有別人能勸告。因爲厚德這時被色所迷。良言逆耳。若有人說海夢荳不好。他就要與那人決鬪。老阿伯鼓着勇氣再三再四的不住的勸告。直到厚德聽信了纔止。老阿伯知道厚德極孝。凡能使他母親傷心的事必不肯做。老阿伯遂利用他這孝心勸告他。

有一夜間。厚德已將行李收拾停當。預備次日早乘輪歸去。却沒預先通知海夢荳。因爲已決意與伊斷絕關

係。老阿伯見厚德已收拾好了。說道：你不要因為應許了伊。就心裏不安。雖說是人當言而有信。也須審時度勢。對於這件事沒有講信實的必要。因為伊這種女人不值得講信實。我已經再三的證明了。你說錯不錯。厚德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自從我一到這裏來。你就是我的好朋友。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你初次勸告我的時候。我就如鬼迷了心一般。所以對你出言無禮。真是對你不住。老阿伯用手扶在他肩上海道：你不必耿耿在心。你回國去。一心一意的做你的事。不久就要忘記伊。那時你必遇見好女子。門當戶對。你母親心中也必快樂。厚德道：這快樂可說是你賜的。老阿伯道：只要是我的力所能做到的。使你有幸福。我必盡力而為。你最好寫一封決裂信給伊。厚德把信寫完就交給老阿伯。老阿伯看了一遍。稱說這信寫得好。很得體。看完。就用信封封了。放在衣袋內。道：你現在應當睡。休養精神。我明早必親把這信送給伊。

次日一早。老阿伯就去送行。厚德與他握手道：我真

不知道要怎樣謝謝你纔好。我這一生幾乎失敗。若不是你。一點希望也沒有。惟願你能和我一同到英國去。見見我家裏的人。老阿伯搖搖頭道：你可以替我問候他們。但是英國不是我去的地方。我在這裏住慣了。不願離開。你有閒空的時候。可以間常寫一封信給我。告訴我你的景况。厚德道：我當然要寫信給你。你可告訴海夢荳。若是伊要性命。就不要到英國來找我。我已知道了伊的根底。鄙視伊的為人。若不是因為母親的緣故。我幾乎不能相信天下有一個好女子。謝天謝地。天下的女子不都是像伊一樣。請你警告伊。不要來找我。老阿伯道：我必替你說到伊很刁。必不敢來。儘管放心。你趕快去吧。車夫等得不耐煩了。於是他們二人分了手。厚德很有戀戀不捨的情狀。老阿伯立在那裏直到望不見了。纔回去。

午後。老阿伯到了海夢荳家中。把厚德的信交給伊。伊讀完信後。那杏臉桃腮氣得如白蠟一般。把那信拉得粉碎。跳起來指着老阿伯道：你這老不死的。承你的情。自

我認識他起。你就和我作對。你這可得意了。老阿伯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我竟做到了。海夢荳眼中含着殺意。道。要你曉得我的利害。說時。抽出一把匕首來。縱向老阿伯面前。手起刀落。想要刺死他。老阿伯却不慌不忙的。見伊的手來得切近。伸手把伊的手腕捉住。祇一扭。伊的手一鬆。刀就飛向房的那一端去了。老阿伯見刀已飛去。就把手鬆了。說道。你不要發昏。應當知道這並無補於事。你失敗了。這是我的主意。他是一個直率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家中還有一個母親。若是娶你這樣的女子。他一生的幸福就算完了。你應當安守你的地位。不要妄想。老阿伯說完。就轉身走了。海夢荳祇得一個人坐在那裏。哭一回。罵一回。沒有一個人睬伊。老阿伯心中私慶厚德至終醒悟了。沒有受海夢荳的害。海夢荳從此也就隱聲絕跡。不再爲年青人的害了。世人也漸漸的把伊忘了。

四 老阿伯的自承

自厚德去後已近一年了。老阿伯感受熱症。醫藥無

效。病勢日漸沉重。老阿伯也自知不治。但是並無愁容。竟視死如歸。他有一個老友。就是本地的牧師。自老阿伯病後。沒有一天不來看視的。

有一日下午。老阿伯特意着人把他請來。因爲老阿伯自知將死。在未死之前。有幾句話要告訴他。老阿伯把箱子的鑰匙交給他。叫他把箱子打開。牧師從箱中拿出一捲紙來。打開一看。大半都是二十年前的報紙。凡載有林竹安的事。都用藍鉛筆圈了。老阿伯請牧師把凡關於林竹安的事讀一遍。牧師讀完。把報紙放下。說道。這真是出乎人意外的神秘。我似乎記得有這麼一回事。我那時尙在英國。他們竟找不出林竹安一點影信。老阿伯道。不錯。但是我却知道其中的真像。牧師驚道。你老阿伯點點頭。笑了一笑道。你請坐。我是特爲這事請你來的。我覺得在未死以前應當對人說明白。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要告訴你。可是你不得告訴人。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牧師道。我永遠是你的好友。當然能替你守秘密。老阿伯接

着道。那日是正月二十七日。林竹安自城中回家時。就計畫好了。一切計畫是在事務所籌備的。那日。天氣極不好。

正合竹安的計畫。你記得他離開俱樂部上車後。車夫把車門關得極嚴。報上已載得有。是不是。牧師點點頭。表示的意思。老阿伯繼續道。那車行得極快。車外風聲如吼。林竹安的計畫就是要人不知。鬼不覺的偷下車去。所以他吩咐車夫由沿海的路回去。直等到相宜的地方。他輕輕的把車門偷開。攀住車外的踏脚板。反身把車門復關好。向草坡下一滾。既無聲息。又未受傷。車夫一點也不覺得。祇顧趕着車飛也似的去了。此後林竹安的工作就是要避衆人的耳目。他的大衣口袋內有一假髮。一假鬚。有一頂小帽。他把身上穿的大衣和禮帽丟到海邊的石崖裏。但是他們至今還沒有找着。他早就買了一張到倫敦去的車票。在天將亮的時候。他溜進附近的小車站內。因為那時有一次到倫敦去的火車。車中多半是鄉農。約有三四十人。林竹安就雜在他們中間回到倫敦。從容的預

備一切。沒有人能知道他的所在。隱姓埋名的在那裏住了一月。就離開了英國。

牧師起初聽他講得這樣詳細。不免就生了疑心。後來竟禁不住的跳起來道。你就是林竹安。是不是。老阿伯點點頭道。你猜對了。我就是林竹安。二十年前遁世隱名。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找出我下落。牧師問道。你爲甚麼要遁世呢。你有財有望。有妻有子。那一樣不如意呢。老阿伯道。你不要性急。我講給你聽就是了。這二十年來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秘密總是悶在我心裏。今日說出來。覺得心裏快活多了。我知道告訴你並無妨礙。老阿伯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換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那時我的景遇甚不好。各事都不如意。生意虧了本。若在平常心裏快樂的時候。我或者能把生意恢復原狀。但是我的精神大不如前。心中時覺煩惱。覺得前途茫茫。沒有一點把握。愈想恢復。愈是虧本。若再繼續下去。必是傾家破產。所以不得不撒手。再我又知道寶華並不真愛我。我當

動。因爲主人吩咐車廂中不要點燈。必是想睡。

車到家門就停住了。汽車夫急忙下車。把車門打開。說道。已經到了。請先生下車。但是半晌沒有人回答。汽車夫心想必是主人睡熟了。於是笑笑。把車廂中的燈點上。向內一看。不覺驚得向後一退。車中空空如也。連人影子都沒有。可是他親眼見主人上了車。親手把車門關上。他平素爲人極其謹慎小心。從未大過意。沒有不把車門關好的事。從俱樂部到家纔十五分鐘的工夫。雖是黑路。但是沒有一點意外。無論如何。現在車是空的。主人不見了。是一件事實。汽車夫並在車坐底下搜了一番。也不見有人。汽車夫心中疑疑惑惑的。不覺驚得癡了。

正在這時候。大門忽然開了。祇見寶華立在門口喊道。竹安。你回來了麼。汽車夫答道。太太。主人沒有回。寶華問道。我丈夫到那裏去了。伊問話的聲音極其銳厲。一頭問。一頭下了台階。走進車旁。見汽車夫立在那裏面白如紙。急問道。有甚麼事嗎。出了甚麼亂子嗎。汽車夫答道。他

不見了。離俱樂部的時候。他明明的坐在這裏。相隔纔不過十五分鐘。我親手把車門關上的。他不見了。汽車夫的臉不但灰白。並且滿了驚慌。說話時一手指着車內。這明顯是一樁非常的事。是意想不到的。寶華厲聲道。這是一回甚麼事。快一點告訴我。從頭至尾詳細的告訴我。汽車夫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一回甚麼事。祇能把經過的事實說一遍。寶華聽說不覺呼道。天啊。天啊。我早就覺得要出岔子。我見他的臉色與平常有些不同。你快點照原路回去找找。你知道你主人待你好。你應當把他找回來。快點去。不要耽擱。汽車夫也無須寶華多吩咐。立刻駕着車去了。

林竹安不見了的消息竟鬧動了全國。各報紙都大書特書的把這消息傳開了去。因爲他是生意場中的偉人。是人所欽仰的。警察總署派特員來查訪。也是杳無蹤影。有的人說他在車中睡着了。靠着車門。因車門沒有關嚴。車行得快。把車門震開了。跌到海中去了。但是他們廢

了許多力。終是沒有找着。就像大地開了口。把他吞去了一般。不但找人不着。車中形跡也沒有一點。末了他們祇得猜想他是投水自盡。被海潮沖向深海中去了。但是人們所不解的疑問。就是他爲甚麼要自盡。難道他不是人中最快樂的麼。難道他不能隨心所欲麼。他的性情豈不溫和快樂麼。過了些時。他們找出近兩月來他的生意不佳。寶華沒有知道。因爲他從不讓寶華爲他的生意憂慮。他的生意雖然不佳。但是以他的錢財魄力極容易挽回。從林竹安不見了的那日起。到現在已是七年了。社會已漸漸的把他忘了。寶華的美貌風流不減當初。伊已

經嫁給伯羣了。因爲伯羣是伊一生最好的朋友。伊把從竹安所得的遺產完全交給伯羣料理。伯羣對於寶華也極其盡心。因爲他看寶華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好女子。是他一生夢魂中所愛戀的。流光逝水。忽忽又是數年。寶華也再沒有生兒女。祇有厚德一人。伯羣也極其愛他。伯羣常對厚德說。你父親是一個好人。他最疼愛你。所以我的本分就是當善待你。盡我力之所能。使你得着最好的教養。我也願你待我如同待你的父親一般。厚德也常說伯羣就如親生父親一般。

未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世界叢書

本叢書由蔡
子民蔣夢麟
陶孟和胡適
之諸先生主
幹編譯者均
知名之士已
出下列各種
多關於政法
社會經濟文
學教育等科

現代民主政體	一册	七角
美國政府大綱	一册	一元
法國政府大綱	一册	六角
瑞士的政府和政治	一册	一元
英國選舉制度史	一册	四角半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上編	三角半
	下編	一元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一册	一元
社會問題——改造的 分析	一册	六角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	二册	二元
社會主義與改良	一册	一元
經濟史觀	一册	五角

價值價格及利潤	一册	三角半
外國匯兌原理	一册	四角半
現代小說譯叢	一册	一元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册	一元
林肯(劇本)	一册	三角
易卜生集	第一集	八角
	第二集	一元
你往何處去	一册	一元
費德利克小姐	一册	五角
近代教育史	一册	一元三
兒童學概論	一册	四角半
推孟氏 訂正比納西 測驗	二册	一元半
中國美術	一册	二元



夜

誤

(五幕劇) 續

顧仲彝譯

第四幕

佈景同上

海斯丁與納維爾小姐同上

海斯丁 奇怪了！却而斯馬洛勳士今晚要來了？你消息

那兒得來的？

納維爾小姐 的的確確的。我剛纔看見寄給哈特先生的信，說他兒子出發之後，幾點鐘內他也跟着到來。

海斯丁 那末，我的康斯登，在他未到以前我們的事總當結束。他認識我的；假使他見我在這裏，我的姓名瞞不住了，或者我的計劃也要破壞了。

納維爾小姐 我希望珠寶收藏好了？

海斯丁 是的，是的。我已交給馬洛；行李的鑰匙都在他

那裏。現在我要去預備出奔的事了。湯納允許我兩

匹鮮馬；假使不能再見他，我就寫信給他叫他怎

樣去做。

(下)

納維爾小姐 好的，你快告成功罷！現在我還是照舊假

裝着和表哥要好，使她歡喜歡喜。

(下)

馬洛上，一僕隨上

馬洛 好奇怪，海斯丁把這樣寶貴的東西，教我收藏；除了門外馬車的座箱外，又沒有地方安放。我叫你把寶箱暫時寄給東家娘，拿去了沒有？交給她親手麼？

(向僕言)

僕 是的，少爺。

馬洛 她說妥爲保藏，是麼？

僕 是的；太太說藏得很平安的。太太又問我那裏來的；

太太又要我說出許多理由來。

(下)

馬洛 哈哈！哈哈！無論如何是很平穩的了。這裏的人真是

討厭！惟有這小侍女很奇怪，在我腦裏，把他的煩惱都擠了出來。她是我的！她一定是我的！或者我大弄錯了！

海斯丁上

海斯丁 忘記了！剛纔忘記告訴她，我在後花園預備好

候她。馬洛在這裏，也很高興呀！

馬洛 喬奇來和我快樂！加個皇冕與我，蔭我在榮耀裏頭哦，喬奇，不過我們禮貌規矩的人總不願在女人身上成功。

海斯丁 你的意思是有幾個女人，但是你禮貌的成功，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看你粗暴得很。

馬洛 那個動人又活潑可愛的小東西，腰間掛了一串鑰匙，你不見麼？

海斯丁 哦，那末怎樣呢？

馬洛 他是我的了，你的滑頭，你這樣的好看，這樣的窈窕，這樣的秋水，這樣的櫻唇——但是，要命！她不肯和我接吻。

海斯丁 你可以決定她屬心於你麼？

馬洛 怎麼，朋友，她說把樓上的女工給我看，並且叫我改良她的花樣。

海斯丁 但是你如何可以去沾污貞白的女人？

馬洛 休！休！我們也都知道一般客棧侍女的貞白的。我又不想沾污她，我相信我好了；在這屋子裏沒有一件事情，是不依着誠實做的。

海斯丁 我相信這個女孩子是貞潔的。

馬洛 就說她是，我一定是世界上沾污她最後的一個。

海斯丁 我寄給你的寶箱，你好好的鎖着麼？平安麼？

馬洛 是的，是的；平安極了。我替你保藏着。但是你如何

想到馬車的座箱是可靠的呢？呀！笨驢！我比你想得

更加周到——我已——

海斯丁 什麼？

馬洛 我送到東家娘那裏，叫她保藏了。

海斯丁 送到東家娘！

馬洛 東家娘。

海斯丁 你送了？

馬洛 送了。你要知道，你一要，她就送來。

海斯丁 是的，她要帶了一個見證來。

馬洛 我做得對麼？謹慎細心，我相信你總允許我的。

海斯丁 （旁語）他一定沒有見我不安的神氣。

馬洛 我看你好像有點心神昏亂。沒有什麼事發生呀？

海斯丁 不，沒有。我生平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高興。你交

給了東家娘，那她一定很盡責，沒有什麼疑問的。

馬洛 只有過而無不及；因為她不獨保藏了寶箱，并且

將送去的人也留下了。哈哈！

海斯丁 嘻嘻！嘻嘻！無論如何那些東西是平安的。

馬洛 猶之乎一個幾尼，在鄙客人的袋裏。

海斯丁 （旁語）現在財產的希望，完全沒了，我們祇好

不帶了。（向馬洛）哦，却而斯，我讓你細細的在這裏

想那美麗的侍女罷，並且，嘻嘻！嘻嘻！你也能告成功，如

同你替我做的事體一樣。

（下）

馬洛 謝謝你，喬奇；我也不多望了——哈哈！

哈特上

哈特 我自己的家裏也認不出了。弄得七顛八倒，不成

樣子。他的底下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再不能忍耐

了；但是看他父親的面上，還得要鎮靜些。（向馬洛）

馬洛先生，我是你的僕人，卑賤的僕人。（深打一躬）

馬洛 先生，我是你卑賤的僕人。（旁語）現在什麼怪

事？

哈特 我相信，先生，你一定知道，先生，生存的人羣中，沒有比你父親的兒子我更表歡迎的，先生。我希望你也這樣想麼？

馬洛 真是，真是，先生。我不喜歡常常告求人家。所以我不論到什麼地方，我父親的兒子大概總受歡迎的。

哈特 我相信你是這樣的，先生。但是雖則你的行為沒有什麼，你僕人的行為鬧得人家太苦了。我老實對你說，他們喝酒的樣子，在屋子裏很不好看。

馬洛 好先生，我敢說這不是我的錯處。假使他們不盡情喝酒他們倒是要責罰的。我叫他們不要剩些酒在窖子裏；我叫他們這樣的，我對你說。（向邊幕內）來，叫我的僕人來一個。（向哈特）我對他們這樣說：我既然不會喝酒，他們可多喝一些，補上我的不足。哈特 那末他們這樣做，有你的吩咐的？我很滿意！馬洛 的確有的。你且看他們自己怎樣說。

一醉僕上

馬洛 你，汲梅過來！快一點，畜生！我吩咐你什麼？這裏的利益起見，我不是叫你任性喝酒麼，並且你喜歡吃什麼，就叫什麼麼？

哈特 （旁語）我不能再忍了。

汲梅 使少爺喜歡，「永遠自由平等」我雖說是個底下人，然而和別人一樣的好。少爺，糟糕！我飯前喝酒不為別人。好酒之後，飯味也增好；好飯之後，不增加——噎格（打噎）——我這樣想，少爺。（下）

馬洛 你看，老朋友，他亦可算喝得盡其所能了。我不知道你還要他怎樣；除非你把這可憐的酒鬼浸在酒桶裏。

哈特 咄！假使我再忍耐下去，他要把我弄狂了。馬洛先生！我忍受你的無禮，已四點多鐘了，我不願看這個樣子下去。我是此地的主人，先生。我願你和你的醉鬼立刻替我離開這屋子。

馬洛 離開你的屋子！好朋友，你說笑麼？什麼？我那時要

你喜歡！

哈特 我對你說，先生，我不喜歡你，所以我願你離開這裏。

馬洛 當真你不是認真？在夜裏這個時候，又是這樣的黑夜？你意思祇是和我取笑取笑罷。

哈特 我告訴你，先生，我是認真！現在我的感情起來了，我說這屋子是我的，先生；這屋子是我的，我叫你立刻離開這裏。

馬洛 哈哈！哈哈！大風裏的一塊泥土。我對你說你不能動彈我一步。（聲勢俱厲）這是你的屋子，朋友！這是我屋子。這是我的屋子，我喜歡住着，就是我的。請問先生有什麼權力可以逐我出去？我真倒霉，從來也沒曾遇到這樣豈有此理的人；這世裏從來也沒遇到過。

哈特 我也沒有遇過，假使遇到過，你隨便罰我什麼好！到我家裏來，歡喜吃什麼就叫什麼，把我愛惜的

椅子拿了出來，辱侮我家裏的人，叫底下人喝酒，還

要當着我面說，『這是我的屋子！』這樣豈有此理，要使我笑的。哈哈！哈哈！請問，先生，（嘲笑）你既要這屋子，房內陳設的用器爲何不也轉轉念頭呢？那幾個銀燭簽，那個火簾，這個銅風箱；那些你也不妨轉轉念頭罷？

馬洛 先生，賬拿來；賬拿來，不要多講了。

哈特 那邊還有一套圖畫。那張『蘭克進步』掛在你的房裏，你想好麼？

馬洛 我說快拿賬來，立刻離開這裏地獄的屋子就是了。

哈特 還有那張桃花心木的棹子，人面都照得見的。

馬洛 我說拿賬來。

哈特 還有一張大椅子，你吃飽飯可以睡睡，我忘記了。

馬洛 呸！拿賬拿，我說，我不要聽你了。

哈特 少年，少年，你爺信裏說你是個文雅有禮的人，那

知道我看你不過一個流氓暴徒而已；幸而他就要來了，我告訴他罷。

(下)

馬洛 怎麼道理！我沒有弄錯這個地方罷？那一樣東西

不像客棧；底下人喊着『來啦！』僕人又很難看；還有一個侍女伏侍着。好，她來了，問問她看——爲何走得這樣快，孩子？我要和你說一句話。

哈特小姐上

哈特小姐 那末停一停，我有要緊事情。(旁語)我想他知道誤會了，但是現在對他講明還太早。

馬洛 孩子，請你回答我一個問話。你是那個？你在這裏掌管什麼？

哈特小姐 此地的親戚，先生。

馬洛 什麼，窮親戚麼？

哈特小姐 是的，先生，一個窮親戚；掌管一切鑰匙，並且照顧客人需要東西。

馬洛 就是你做客棧侍女的職務。

哈特小姐 客棧！怎麼這個會到你頭裏來？一鄉中最闊綽的一家，開客棧的呀！——哈哈！哈哈！特先生的家裏是客棧呀！

馬洛 哈特先生的家裏！這是哈特先生的屋子，孩子？

哈特小姐 呀，當然。別的那個呢？

馬洛 那末，事體壞了，該死，是被人欺騙了。呀，該死的笨頭，我要被全鄉嘲笑了！我要被人家畫了滑稽畫貼在印刷所的門口了。當這裏是客棧，當父親的朋友是老板！他一定以爲他是好誇又粗暴的流氓！現在我知道何以我這樣愚笨呀！或者我當你侍女也是錯的，那我更其該死了。

哈特小姐 折我福了！折我壽了！我想我的舉動，你總看得出沒有够得上他們的罷。

馬洛 沒有，沒有，我愛。不過我既竟弄了這許多錯處，我不得不告助於你了。什麼東西都認錯，真是我的呆笨。我剛纔把你的殷勤看作風騷，把你的天真瀾漫

看作搔頭弄姿。但是現在可明白了，——這屋子裏我不能再厚着顏駐足了。

哈特小姐 我希望，先生，我沒有冒犯你罷。像你這樣有規矩，又對我說了多少客氣話的人，要是我無意間觸犯了，我心裏是很難過的。假使你爲我的緣故，所離開這裏，那（裝勢欲哭）我一定更其要悲痛了。我除了自己的人格外，沒有旁的家產的；要是人家因之用言語來輕侮我，那我更其要悲痛了。

馬洛 （旁語）真的哭了！這是我從來沒有得到的好女子的溫柔，並且觸我心的。（向她）恕我，我親愛的女孩子；你是這屋裏我最放心不下離開的。但是和你簡直講罷，你我階級之不同，財產的不同，和教育的不同，都使得你和我不能有光榮的結合；然而我決不敢因你天真瀾漫的信，我有引誘的忘念，或敗壞一個好女子，她的錯處就是太可愛了。

哈特小姐 好一個和善的人！我現在開始起佩服他了。

（向他）但有我的本家與哈特小姐一樣的，並且雖則我窮點兒，然而知足的人決不以爲壞運的；直到現在我纔知道有家財的重要了。

馬洛 現在怎麼，我美麗的孩子？

哈特小姐 因爲我有這點窮就和一個人遠遠的分開了；爲了他，我有千磅錢，也都要給他的。

馬洛 她的天真瀾漫把我的神志弄顛倒了；如其再住下去，不得了了。我必定要用點勇氣和她決別罷。（向她）我愛，你的盛情，我心感極了；要是我的生命是獨立的，那我可自由選擇。可是我要受世界習俗而支配，我父親威權所左右；所以——我說不出來——感觸我好深呀！再會罷。

哈特小姐 他的好處我現在盡知道了。假使我有能力和權術，還可以使他不去。我仍就要保存卑身下征的我，但是對於父親要說個明白，只怕他要笑得連前言都忘記了。

湯納與納維爾小姐上

湯納 呀！你以後自己再偷好了。我已盡了責任。她已得

着珠寶，那是一定的，但是她相信這是僕人的錯誤。

納維爾小姐 但是，我親愛的表兄，你總不致棄我於困

難而不顧的麼？假使我的私奔她有一點疑心，我可

要鎖起來了，或者是送到攀提格里孀母那裏去，那

要比這裏更壞十倍。

湯納 這倒真的，隨便什麼孀母都是可惡的壞東西。但

是我怎樣幫助你呢？我已預備了兩匹快馬，跑起來

和長嘯馬全克當時著名之千里馬也皇家會社的馬 警爲之圖形 一樣當她面

呢，我假裝着很溫柔的和你求婚。她來了；我們要裝

點相愛的樣子，否則她要疑心了。

（退下，假作相愛狀）

哈特夫人上

哈特夫人 剛纔我真的昏亂到不成樣子。但是我的兒

子對我說都是底下人弄的錯處。然而我心裏總是

不安的，除非他們倆結婚了，那末可由她去管。怎麼，

我看見的是什麼？在一塊兒玩耍。我從來也沒見湯

納這樣活潑。呀！可是被我捉到了麼，我的一對美麗

鴿子？什麼，香嘴，拋眼風，斷斷續續的說情話呀！

湯納 姆姆，我們倆私話有時總不免有點口角爭論。但

是我們倆的愛情，却絲毫沒有損失。

哈特夫人 湯納，火上灑油祇叫火更其亮些。

納維爾小姐 湯納表兄允許我常常在家裏陪伴我，真

的，他不再離開我們了。表兄，你不離開我是麼？

湯納 呀，她真齊整！我對你這樣的巧笑，我就是有一磅

錢去騎馬也不願離開你了。你笑起來真個令人消

魂呀。

納維爾小姐 好表哥哥，那個不敬重這個天真的性情，

這個喜氣盈盈無思無慮的大紅臉（輕批其頰）

——呀！好一個勇敢的臉面！

哈特夫人 美麗的孩子。

湯納 表妹這雙櫻色眼睛，和修長的手指——這樣捏緊來，彈琴的拳式，好像一卷絲繩——我是一向愛的。

哈特夫人 呀！你真漂亮，樹上的鳥見了，也要呆看的。我從來也沒有現在這樣快樂。我兒像他的父親，可憐的冷冰先生，簡直絲毫不錯。我可愛的康斯登，珠寶將來永久是你的了。我愛，他不是個很好的孩子麼？明天你和他結婚罷；他的教育，可以照打盹博士的教訓；待之來日在好機會時再提。

笛閣雷上

笛閣雷 少爺在那裏？有一信給他。

湯納 給我的姆媽。我的信她總是第一個先讀。

笛閣雷 但是前途吩咐要交給你親手的。

湯納 那個寫來的？

笛閣雷 請少爺看信罷。

(下)

湯納 我想總可知道。(轉其信面，凝視之)

納維爾小姐 (旁語) 糟了！糟了！這是海斯丁寫來的信。

我看得出他的筆蹟的。假使姑母見了，我們要永遠失敗了。讓我來試試，使她不注意到信上去。(向哈特夫人) 姑母，剛纔我不是對你說表哥對馬洛先生的聰明話麼？笑得來——姑母，我們這邊來一點，不要使他聽見了。(二人談話)

湯納 (依然凝視) 可恨的糊塗筆蹟，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你的印體字我很可以讀，但這裏鉤子裏，柵子裏，棍子裏，叫人家是頭是尾都認不出來。「呈安湯納冷冰少爺收啓。這真奇怪了，信面上自己的名字，我很會讀。但是一折開來，都是——糟糕。真難，正真難；因為信裏邊常常有最精妙的東西。」

哈特夫人 哈哈！好極了！好極了！所以那個哲學家這樣不喜歡我的兒子。

納維爾小姐 是的，姑母；但是你聽我講，姑母。這邊來點，不要使他聽見。你聽我講他怎麼把馬洛先生弄得

莫名其妙。

哈特夫人 吾想現在也許他自己弄得莫名其妙了。

湯納 (依然凝視) 可恨高低不同的字，如同渴醉了酒

一樣。(讀)「仁兄台鑒」——呀，這對的。那末一個愛

姆(M)，一個替(T)，一個愛斯(S)但是這是什麼，

齊(Z)呢阿爾(R)呢，說不出的討厭！

哈特夫人 我愛，這是什麼；要我幫助你麼？

納維爾小姐 姑母，讓我來讀。讀不清楚的筆蹟沒有一

個比我好的。(奪哈特夫人手中之信)你知道那個

寫來的？

湯納 不曉得，要末是養雞的金節。

納維爾小姐 呀，真是(假讀)仁兄閣下，遙想起居勝常，

正如賤軀。鬪鷄會已大敗綠鵝會矣。最奇者——嚙

——奇鬪——嚙——久戰——嚙——這裏，這裏，

都是講鷄的；沒有什麼要緊；藏了罷，藏了罷。(將鐵

信拋入湯納懷中)

湯納 但是我說這是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我不願拋下

半點兒。這裏，姆姆，你替我讀一下子罷。不要緊麼！

(投信與哈特夫人)

哈特夫人 什麼東西？(讀)仁兄閣下，鄙人已後園將

車馬預備妥切，專俟納維爾小姐出發矣。但我馬原

氣未復，恐難勝任。閣下所許二馬，請即牽來助我。面

談恐爲老嫗——呀，叫我老嫗——汝母所疑，是用

函達。海斯丁上。讓我忍耐。我要發狂了！我怒氣充塞

了！

納維爾小姐 姑母，請你暫息雷霆，亦不要加無禮與我，

定什麼惡計，因爲咎在別人不在我。

哈特夫人 (溫柔 and 緩) 說得好，小姐你的；謙恭有禮，超

乎尋常之外的，竟可謂謹慎和善到了極點，小姐。

(變調) 你呀，你是最不識時務的呆徒，連閉嘴寡言

的智慧都沒有——你們兩個合力反對我麼？但是

你們的好計劃我立刻可以打破的。至於你呢，小姐，

你們既預備好了二匹新鮮馬，我也不願使你失望。所以請你暫代你和情人出奔，立刻預備和我一同逃去。我告訴你罷，你的老孀母攀笛格里會好好的看住你的。你呢可以騎馬領我們去。來，湯麥斯，老巫，笛開婁！我要表示給你們看，我希望的比你們做的還要好。

(下)

納維爾小姐 好了，我完全失敗了。

湯納 呀，那倒真的。

納維爾小姐 和這樣的愚蠢在一塊，有什麼好事可以

希望呢，——況且我顛了多少頭，給他多少暗號！

湯納 小姐，實在講起來，還是你聰明弄壞的，不關我的事。什麼鬪鷄會，綠鵝會，又好聽又熱鬧，我那裏想到是假的呢。

海斯丁上

海斯丁 我的底下人對我說你把我的信給你母親看，弄到我們失敗了。你做得好事，少爺？

湯納 這裏又是一個。你問問小姐倒底那個弄壞的。該死，這是她做壞的，不是我。

馬洛上

馬洛 我被你們欺騙得好。使我羞得無處藏身，趕得形容難堪，又要受人咒罵，受人嘲笑！

湯納 又來了一個。般突采瘋人院也可以解放了。

納維爾小姐 先生，這許多恩點，都是這位鬧出來的。

馬洛 叫我對他說什麼話好呢？不知事的小孩子，呆徒；

祇看他年輕又愚笨，也不和他計較了。

海斯丁 可憐可笑的愚蠢，祇會替人家丟臉。

納維爾小姐 但是他又狡猾可惡得很：人家昏亂失措，他反以為好笑。

海斯丁 無知覺的頑童。

馬洛 充滿着欺詐和惡作劇。

湯納 難聽！可恨，我和你們二人打一下子——一個一個來。

馬洛 他倒還不十分可恨。你爲何這樣呢？海斯丁，我倒

你偏偏給了別人，你莫做得好事麼？

要請你解釋解釋。你知道我弄錯了，然而不來關照

納維爾小姐 海斯丁先生！馬洛先生！這種無意識的爭

我一聲。

論豈不要增加我的痛苦麼？我求求你們，我懇求！

海斯丁 我失敗到這個地步，心痛還來不及，那裏有功

夫和你解釋呢？馬洛先生，這樣不像朋友了。

僕又上

馬洛 但是，朋友——

僕 小姐，大衣在這裏。太太等急了。

納維爾小姐 先生，我們決不關照你太遲的。平心點罷。

納維爾小姐 來了。

(僕下)

一僕上

僕 小姐，太太叫你立刻預備。馬已上鞍了。小姐的帽子

死的！

等等已在間壁房裏。我們今晚天亮前還要走三十

僕又上

哩路呢？

(下)

僕 小姐，你的扇子，袖籠，手套都在這裏。馬等了好久了。

納維爾小姐 好，好，我就來了。

(下)

馬洛 (向海斯丁) 朋友，使我被人家嘲笑，你莫做得好

納維爾小姐 呀，馬洛先生！假使你知道我以後困難悲

事麼？把我掛出去，給認識我的人指摘？朋友，這個我

苦的情形，你一定變盛怒爲可憐我了。

倒希望你解釋的。

馬洛 我一時被情感弄昏了，不曉得如何措置纔好。小

海斯丁 朋友，我倒也要問你，我相信你叫你保管東西，

姐，恕我罷。喬奇，恕我罷。你素來知我是性急的，請你

不要記恨在心裏。

海斯丁 我這樣地位的痛苦，就是我唯一的謝罪了。

納維爾小姐 那末，我親愛的海斯丁，假使你照舊看待

我——我相信你是的——你一心不變，三年之後，

祇有增加我們聯結的快樂。假使——

哈特夫人 (幕內) 納維爾小姐！康斯登，怎麼，康斯登，我

叫你！

納維爾小姐 我來了！好，一心不變。記住了，一心不變。

(下)

海斯丁 我的心呀！我如何支撐得住呢！快樂快要到

了，來了這樣的快樂！

馬洛 (向湯納) 現在你可見了，都是你糊塗的結果。這

種失望痛苦，對你有什麼快樂呢？

湯納 (從幻想醒來) 好，有了。在這裏了！拿手出來。你的，

你的，我的。——我的長靴在那邊。嘩——兩點鐘後，

在後花園裏等我；假使那個時候，你不說我湯納冷

冰是個好人，我情願將我的好馬和廐旁色隨你們

帶到市上去拍賣來。我的靴子呀！嘩！

(下)

(第四幕完)

(未完)



西方釋夢錄

蔣春木



象牙 (Ivory)

處不論何種情形之人。夜夢象牙。其兆均佳。主長壽。康健。營業或愛情上之成功。農人夢之。歲收豐多。水手夢之。將有平安得利之航行。

鳩鴿 (Pigeon)

夢中見鳩或鴿在空中飛行。主將得重要消息。并主得一快樂合適之結婚。經商獲利。因之致富。

御車 (Driving)

夢中自己御一兩輪馬車。主有營業上之損失。或自己之車。他人為之執鞭駕御者。兆佳。主將結婚。

浮沉 (Floating)

夢見水上浮泛之物。是一佳夢。主長壽與快樂。倘夢自己沉沒水中。乃是一惡夢。主苦腦與失意。

野兔 (Hare)

夢見野兔亂奔。在夢者將有一大佳之兆。此夢之後。主能與一長久離別之友人晤面。倘夢者非兒童。主不久有一快樂之結婚。

牢獄 (Jail)

此是反夢。主日後興盛。夢者此後。如能事事當心。定能得自由與快樂。

暴風雨 (Tempest)

此夢乃主有許多患難及損失。但夢者終當戰勝此種困難而恢復其損失。

釘髮 (Nail)

夢中見釘髮。快樂之兆。主自己或知己朋友將結婚。

穹窿 (Vaults)

夢中步行穹窿中。主將於最短期間。與一寡婦。或孤男結婚。



遊梁溪梅園記

金培眞

梅園之勝。余聆之熟矣。徒以校務繁冗。從未一游梁溪。與梅園訂一面之交。殊憾事也。今歲春正。假期未滿。聽鳥鳴之宛轉。觀萬木之向榮。不覺爲景物所衝動。而遊玩之情。砰然不能自己。適友人自梁溪寄我一書。啓視之。則招余爲梅園之遊也。余喜甚。約二三知己。翌晨卽乘車赴錫。車甫抵站。余友已佇候良久。略叙寒暄。分乘人力車抵旅寓。行裝纔卸。時已薄暮矣。明日八時出發。道經通惠路抵惠山。出廟巷。過河埭口。沿途可登燦山遊青山明陽觀。余以目的地未達。不敢中途稍有逗留。復西行。經陸莊張巷榮巷工商中學農事試驗場。直抵梅園。是園於民國元年。由實業家榮氏昆季。就清初徐氏桃園改建而成。廣約百畝。面管社。背龍山。風景天然。不參人事。園門內之中央。豎一

紫紅色之石。如巨靈之掌。卓立半天。上鐫梅園二字。大書深刻。鑿及石骨。石之四周。植以花木。護以石欄。相傳其下有古塚。惟年湮代遠。其姓氏未由稽考。石後地形漸高。怪石羅列。其形有如虎臥伏。如獅雄峙。如鬪猴之攀援。如鷹鷲之高張。奇形異態。莫可名狀。此爲清初金壇子相國園中遺物。今已易主而遷入於此矣。旁植梅花數千株。以春寒料峭。尙未着花。然置身其間。如入世外桃源。而有瀟灑出塵之想。穿假山石洞。登天心臺。一泓清水。曲折蜿蜒。亭臺倒影其中。如入畫境。更進有硯泉。係舊主人徐氏所鑿。復經榮氏開濬之。得硯池一方。係端溪質。闊四寸許。而長倍之。質嫩色古。蓋埋沒於土中。不知歷若干時代也。澹泉得硯。因名其泉曰硯泉。斯地樹影參差。水聲灑灑。有軒曰

香海。係南海康氏手筆。後爲誦幽堂。建築宏敞。裝飾輝煌。堂東有精舍一所。舍南爲荷池。池上駕橋。往來其間。但聞鶯聲流轉。清脆可聽。臨流小憩。俗念都消矣。復經留月村。殘碑斷碣。深入壁間。計有三百餘方之多。此園主人自魯省購得之也。招鶴亭在誦幽堂之後。徑曲而幽。風景亦頗

可人。亭後有石危峙。上刊小羅浮三字。背刻老梅一枝。曲莖盤旋。氣頗蒼老。由此遙望五里湖及太湖。則七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盡。同人於此。歎觀止矣。再後茅屋數椽。竹籬滿徑。又含鄉村風味也。遊至此。日將西下。余與同伴遂亦云歸。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婦女再嫁之事。齊民編戶夙有之。今漸及於士族。然古實有之。國法宗法且皆許之也。三父八母服圖。始於《元典章》。明清因之。三父者。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從母改嫁之繼父也。八母者。嫡母。繼母。養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也。於從母改嫁之繼父。於嫁母。皆爲之制服。是可知婦女再嫁。爲元明清之法律所明許者。且當趙宋時。有以再嫁垂之宗法者。范文正置義田贍族。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二十千。再嫁三十千。再娶十五千。見《中吳紀聞》。珂謂男子可再娶女子。自可再嫁。若是。則得其平。國法宗法皆規定之。昔之所謂王道不外乎人情。今之所謂人道主義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藝 林 之 寶 笈

商 務 印 書 館 影 印

金 石 用 書

我國歷代之金石書畫在世界美術上佔極高之位置本館爰擇海內之善本孤本用最新方法影印以廣流傳凡刻畫之肥瘦墨色之濃淡均能與原本神似而字裏行間別具一種靜穆之氣尤為可貴

▲已出各書

▲略舉於左

- 嘯堂集古錄 二册 夾頁七元 料半五元
- 西清續鑑 四十二册 二十四元
- 寧壽鑿古 三十二册 二十二元
- 憲齋集古錄 二十八册 三十八元
- 甸齋臧石記 十二册 十二元
- 清儀閣集古款識 一册 一元
- 東武劉氏

十鐘山房印舉

清儀閣古器物文

二十二册 二十元

甄古齋印譜

讀雪齋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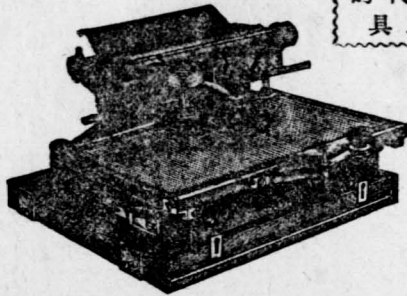
程荔江印譜

名人書畫

每集價目自一元至一元四角 已出二十册

備有「舊學書目」承索即寄

新時代的
新工具



新式華文打字機

官署 學校 公司 工廠

均不可不備

近世人事日繁，社交日盛，舉凡書信公文契約之類，非用機械打字，不足以壯觀瞻而圖迅速。此蓋新時代之自然趨勢也。

本館製造之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小時可打一千餘字，每次能複印數份，行列整齊，字跡明顯，機件靈活，使用便利。國內各大公司機關，已多購置。

尊處辦公室中，如尙未備有此種新的工具，請向敝館接洽一切，當能使君滿意。

本機印有摺頁傳單請
向上海寶山路本館索閱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造

各省分館 均有發售



平民

禹鐘

在一個繁盛的小鎮上。市尾開着一家酒飯店。生涯很是發達。這所酒飯店已經開了好幾年了。主顧們走進去。店主人大概都能够認識的。他們長期的主顧。是地方上無業的遊民。無家室的小販。和雄赳赳的兵勇。這三種人。自己都不會料理伙食的。因此便做了這酒飯店裏的大主顧。他們每天走到酒飯店裏去。簡直和自己家裏沒有分別。此外還有往來經過這鎮上的客商。和鎮上茶園裏所聘來的說書先生。論起他們在酒飯店裏所占的勢力來。那客商和說書先生。既然是外鄉的人。足踏客地。自然都很檢束的。小販被生活的壓力壓制慣了。都慊慊沒有生

氣。連講話也不會高聲。所以每天到酒飯店裏去。除了照例的喫幾碗飯以外。便急急的走出去了。從沒有過一次在店堂裏高談闊論。和狂飲大嚼。逞一逞豪氣。只有那遊民和兵勇兩種人。態度和尋常便大大的不同了。遊民在地方上雖然沒有職業。但他們從軌外所得到的金錢。大概非局外人所能知道的。兵勇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到晚閒着沒事。每月倒有十來塊錢的餉銀收入。平時還可以在賭場和烟窟裏用些乾俸。到了極不濟事時。便脫下了軍服。拿到典當裏去。硬典幾塊錢來救急。他們的能力比較遊民還大些。這兩種人經濟的來源。既然很廣。因此

揮霍也很輕易。他們在酒飯店裏可算是惟一的大主顧了。店主對於他們也格外有禮貌。不敢有些微的怠慢。因爲這兩種主顧。每月結算起來。交易最大。他們平日動不動便肥魚大肉的喫着。有時候他們一餐的所費。可以比得上其餘主顧一月的飯帳咧。不過兵勇和游民兩種人。遊民究竟是土著。又沒有聲勢的。所以脾氣尙還和平。兵勇走出來靠着他們刀槍的威權。并且又是別處人。抬起眼來便沒有情面。在這小小的酒飯店裏。那裏有什麼顧忌。儘量橫衝直撞的胡鬧着。店主人起初對於他們非但不敢怠慢。并且也很畏懼。可是後來便慢慢的混熟起來。不免時時彼此要加以調諷了。

這酒飯店裏的主人。是一個半老的婦人。店裏的巨細事情。都是他一人兼辦的。並沒有雇用的夥計。他本來有個女兒幫忙他的。現在女兒出嫁了。他因此便一個人經營店務。好在他做得熟了。也並不覺得困苦。要是另外雇下一個夥計。不免要增加店裏的開支。像他這種小本經紀。

原不能不處處掙節的。在這市尾的街上。除了他這酒飯店以外。還有小茶館烟紙店點心店等等的小營業。居然也成了一種市面。每天一到三四點鐘的時候。便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盤旋在這條街上。有的在酒飯店裏喫酒的。有的在小茶館裏喫茶的。有的倚在烟紙店的櫃檯上談天的。有的在點心店裏喫點心的。這些人。便是這酒飯店裏的長期主顧。游民和兵勇兩種人。也即是其餘隣店的長期主顧。他們在這條街上。一天一天的逍遙下去。那幾家小店的市面。也靠着他們而撐住了。

這條街上。既然是下流社會的集中點。而酒飯店又是集中點的集中點。自然爲上中社會蹤跡所不到的。因此空氣混濁得什麼似的。那些兵勇和游民們。天天盤據在那裏鬼混。還有那污賤的婦女。也合着他們在一起。彷彿一個舞臺上。排演一齣醜劇。有了小丑。一定還要有采旦來搭配。才能够表演出種種的醜狀來。這條街上。便是小丑和采旦合演醜劇的舞臺。那酒飯店便是後台的戲房。女

主人混在那裏。人情又熟。資格又老。自然免不了當個重要的角兒了。這些人雖然都是無智無識的和獸類一般。可是搬演種種醜劇的本領。却層出不窮。隨着自然的軌道繼續的演下去。其實社會的階級。原不是天造地設的。平民沒有財勢可憑藉。又缺了教育。勢必沉淪在下等的地位。論起那個酒飯店的女主人來。本來也是個清白的平民。要是沒有那班游民和兵勇去誘惑。也不至甘心去做那醜劇的角兒。只因那黑暗的勢力。天天在那裏牽引他。自然不知不覺的被他們同化了。那黑暗勢力的原動者。究竟屬於游民和兵勇兩種人。這兩種人簡直是魔鬼。酒飯店的女主人。受那生活的逼迫。不得不隨和那班魔鬼。他雖然深深踐在這黑暗的環境裏。其實到底還是一個無罪的平民啊。

有一天。在下午四點左右的當兒。酒飯店的店堂裏。那些魔鬼照例又降臨了。女主人煮酒送菜。忙個不了。一直到黃昏的時候。那些魔鬼漸漸的散了。最後只剩三個兵

勇還留着不住的牛飲。醉態都暴露到十二分了。他們的談片中。大半都是涉及女人的事。什麼阿四姐長得嫵媚。待人很不差。阿五姐近來時要和我淘氣。好言勸他。只是不理會。……像這種話兒。亂七八糟的談得非常有興。這當兒店堂裏的燈光漸漸的昏暗了。似乎有意要顯出這個黑暗的境地來一般。因為內地沒電燈。店堂裏燃的是一盞火油燈。店主人一天忙到晚。沒有閒工夫措擦燈上的玻璃泡。宿垢積得多了。一燃了火。煤氣不住的騰上來。光焰便不能明透了。兼之店堂裏地位很是湫隘。因此格外黑黢黢的失了燈光的作用。後來席上的兵勇。內中有個凶悍可怕的睜起了醉眼望着女主人道。燈光暗得這個樣兒。你爺們不要喫到鼻孔裏去麼。你這人未免太會賺錢了。連那區區火油。也不肯多費些兒。女主人聽了這兵勇的話。他因為平日彼此調笑慣的。當下風色也不看。便回道。嗻。架子好大呢。你今天嫌我們的燈光不亮。難道以前的許多日子。都瞎了眼麼。那兵勇一聽到這幾句

話便伸起拳來狠狠的在桌子上擊了一下道。混蛋的東西。你自己可是瞎了眼麼。你爺們不是白喫你的。你說話

反低了聲兒帶着棒笑道。你還在那裏裝呆麼。你自己做的事。難道完全忘了不成麼。你前幾天不該在阿芸姐面

簡直是放屁。說罷還不住猛虎似的怒視着女主人。女主人見不是好兆。立刻低聲下氣的陪着不是。以爲這麼一來。一定可以風平波息了。那知這個兵勇仗了酒意有意要尋釁。繼續又疾言厲色的喊道。你燈光不亮。便隨着你。可是你爲人無理極了。說着早離了坐位迎上去對着女主人夾面打了一掌。女主人猛不提防有這樣的辣手。避也來不及。臉上立刻便紅腫起來了。可是受了這一掌。勇氣



把老拳送上

裏的人都聽見了紛紛的走過來解勸。那兵勇到底是當慣差使的人。心中想道。這麼一打。要是被隣人們抱起不

前說我壞話。現在他不和我來往了。這事你倒忘了麼。你老爺今天決不讓你過去。……話沒說完。又揪住了女主人的髮髻。不住的把老拳送上去。這當兒。那同席的兩個兵勇。見了他伙伴打得這般有味。也不免見獵心喜。便走過去拳脚交加。頓時把個酒飯店的女主人。打得氣息奄奄。掙扎也不能掙扎。只是倒在地上叫痛。幾乎連個痛字也說不出來。店堂裏的全武行正演得熱鬧的當兒。許多隣店

平來走到長官那裏去報告了。有違軍律。倒不是頑的。現在索性將他帶到營裏去。捏造他一個動手先打的罪名。

不自在。說話也似乎作不出聲來。身子此時是站着還是倒着。自己也辨不出來。後來總算那位兵官老爺的慈悲。判他罰五塊大洋。不去追究他打

候長官發落。豈不是可以逍遙無事了麼。主意一定。當下便把女主人一把揪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

亂拖亂拽的將他押往營裏去了。

隣人們雖然看不入眼。可是畏懼

他們的凶橫。也只索置之不問了。

女主人被兵勇們押到營裏。那個

兵官不問情由。先裝了一派官威。

早把這個從沒見過官面的女主人

嚇得索索的抖了。這當兒那三個

兵勇也大聲的喝道。你這不知

皂白的女子。動不動便伸手出來

打人。現在你在老爺面前還有什麼強辯麼。女主人一聽

到這話。便大着膽子想要抗辯。那知身體上覺得處處都



口中忽然嘔出許多血塊來

判他罰五塊大洋。不去追究他打人的罪名。并且又訓誡他道。本官念你小本經紀。不加重究。你以後對於我們弟兄們。須得客氣些才是。你動手打人。人家也還動手打你的。別逞着蠻橫當作是便宜的。事呢。那位兵官老爺這樣的發落。總算開脫了女主人打人的刑事犯。可是那兵勇們的拳脚。深深地留着痕跡在他身上了。

這晚女主人得到了公平的判斷。後。立刻被兵勇們摔了出去。他只得忍着痛苦負創而行。舉步之際。覺得筋骨都似折斷的一般。幾次幾乎倒在街上。後來經過他女兒的家裏。自己

付道。我今天遭了這樣的无妄之災。應該報告我女兒知道。道才是。我又沒有旁的骨肉。除了女兒之外。還有誰來貼切的慰我呢。主意打定了。便忍着痛好容易伸起手來。在門上敲了幾下。裏面不久就有人出來開門。原來就是他的女婿。他女婿一見是岳母到了。連忙迎了進去。這當兒。他女兒正患病着。兼之懷了七個月的身孕。現在已經發了好幾天熱。茶飯都不想進口。他一見他女兒。一陣子酸楚。禁不住落下眼淚來。隨後把今天的事情從頭至尾講了一遍。中間因為身體上混身作痛。足足頓住了幾十次。他話剛說完。口中忽然嘔出許多血塊來。立刻便暈了。他女兒女婿一見這樣。急得什麼似的。隔了好久他才慢慢的醒了過來。便說要回家了。他女兒女婿一見他這等模樣。如何肯放他走呢。可是他意思非常堅決。一定要回去。後來他女兒女婿究竟拗不過他。只得允了他。他女婿便扶了他同行。他臨去的當兒。很悲傷的和他女兒說。好孩子。你母親今晚回去。死活很難測的。大約我母女的緣分。

今晚就要告終了。你自己有病在身。千萬別念着我擔憂。不過一事你須記在心上的。你母親要是不幸死後。你和你丈夫總要想法替我伸冤才是呢。說到這裏他母女二人大家禁不住放聲哭了。

從他女兒那裏到他自己的家裏。相距不到百來個門面的地方。不久就到了。他女婿便扶他到牀上去躺下。他住的地方。另外還有個婦人。和他合住在一起的。他女婿便重託那個同居的婦人。好好的照顧着。歇了一回兒。便辭了他岳母回家去了。這一晚。這個酒飯店的女主人。呻吟痛楚之聲。都移往他病女的夢中繞着了。

到了明天。女主人的創勢來得很凶。口中常常吐出血塊來。便是不吐的時候。喉間也覺得腥臊異常。這分明是傷在臟腑之間。比不得皮膚的硬傷。這事一經傳播出去。地方上有個紳士知道了。兀自抱着不平。便立刻教他投縣公署去請求抬驗。那女主人到了這個地步。一切都不問了。預備拚着這條半死不生的性命去投縣。一面仗着紳

士之後盾。膽氣自然壯得多。到了縣公署抬驗之後。傷勢非常利害。性命一大半是可危的。女主人得知了。心中格外難受。連忙再到傷科醫院裏去醫治。醫生也說危險到十二分。給了些藥。仍舊教他回家去調養。女主人自分這一次性命一定難保了。他一面求那紳士替他伸冤。一面躺在牀上等死。嘴裏吐出來的血塊和眼睛裏流出來的血淚。不知要費却多少啊。

女主人自己受了重傷。日夜睡在牀上不能動彈。他那病中的女兒。自從他這晚歸家後。悲傷和憂慮。時時刻刻盤旋在胸中。他想一個人不幸做了無力的平民。處處挨人家氣。連牲畜都比不上。現在母親受了這一番痛打。全沒能力去反抗。豈不是白受這種冤苦。他愈想愈覺得悲痛。枕上被他流下來的眼淚都沾透了。他又恨自己病着不能夠走回家去探望他母親。現在問問丈夫。又只是支吾着說好些了。可是心中却不能深信。默付要是母親不幸死了。連送終也不能到。這是何等的可憐啊。因此他格外

不能放心。夢中時時見他母親走來和他決別。有時節。他明明醒着。可是也恍恍惚惚的。似乎在他母親的病榻旁邊。見他母親眼着兩眼已經氣絕了。他不知不覺的放聲哭出來了。他丈夫連忙將他喚醒。他定了定神。知道母親並沒有死。才微微的安慰些。他心上不但是呈着這些幻象。有時還彷彿自己被兵勇們揪住了亂打。一個人都不來救他。便又不住的大聲叫喚他丈夫。他心中這樣的迷亂。不久便發了瘋了。他丈夫在他面前。和不認識的一般。還載着指大罵道。惡賊。你好無理啊。我母親現在被你們打死了。他爲了不喫飯要餓的。所以做些小買賣。你們與他有多大的冤讎。苦苦的打死他的性命。我現在也不要活着了。索性請你們一併打死了罷。說着。不住把頭來撞他的丈夫。歇了一回。忽又變了態度了。自言自語的說道。母親。你不用擔憂。你的毛病好得多了。……說到這裏又轉語道。他們一定還要來鬧的。我這個髮髻留着被他們揪住了。很不行的。不如將他剪去了倒干淨。說時早起

了剪刀很敏捷的將髮髻亂剪。他丈夫上去攔阻也來不及了。這個消息傳到外邊去。有的人還說道。現在女子剪

人家。幸賴隣人們的資助。總算費盡全力。醫藥無虧。把他老婆從死裏奪了回來。

髮。是最時髦的一件事。他莫非心中想剪髮。恐怕他丈夫阻止他。特地用計裝瘋來掩飾的呢。咳。他病到這般田地。母親的生死尙不知道。那裏還有心緒計及時髦這件事呢。他鬧了好久。肚子裏的胎氣受了激動。他那已經賦形而沒有入世的胎兒。忽然墮下來了。論起來這胎兒委實大大的倖運。他要



是十月滿足平平穩穩的產了出來。便生在無力平民的家裏。將來也不免要低首下心的挨氣咧。他

墮胎之後。瘋病倒忽的止了。可是病勢却增加了不少。他丈夫求神問卜。一刻也不能寧息。他本來是一份貧苦的主。力。可是沒有性命的危險。便也難於嚴厲的對待。縣署裏

女主人自從那日抬驗回來。那紳士仗義責言。隨即到縣公署裏去刑事起訴。縣公署裏便派了司法很警卒去傳那凶犯。那軍官回覆道。那犯罪的兵士。依法自然應該到案的。不過他們在我營裏當差。在將沒有撤差以前。當然有本官負責。亂照手續不能發生直接訴訟的效力。有了這個理由。所以現在暫時不能拘傳。那三個兵勇得了他長官的幾句話。因此依然逍遙在法外。後來也是這幾個惡魔的倖倖。

因爲原告並不來催緊。自然也攔着不究。

在這件事情初發生的時候。地方上的人們。沒一個不抱着公憤。你也說什麼辦。我也說什麼辦。大家痛恨那武力的殘酷。養兵的黑暗。一到後來。這種公憤的聲浪。便漸漸的沉寂了。那犯罪的兵勇。便安着沒事。只可憐那酒飯店的女主人。平白地受了這一頓毒打。費了許多費用。到後來。冤也不得伸一伸。眼看那無法無天的惡魔。天天在他

門前走過。一些也奈何不得他。把這口冤氣。深深地吞在肚子裏。俗語說。做了窮人家的人。不及富貴人家的狗。這句話。委實含着至理在裏頭。因爲富貴人家的狗走出去。要是咬壞了人。自有他主人替他了事。窮人被人欺侮了。只索順受着。除了幾滴眼淚之外。再也沒有吐氣的餘地。咳。平民的環境。究竟是誰替他們造成的啊。我又想到國家的養兵。是教他們增加平民的苦痛的麼。

(完)

春閨花月詞

回文

夜深聞瑟奏湘靈

曹蘊靈

絃聲一聽似深山。渺渺人歸贈珮環。箋寫淺愁和露冷。玉
敲清韻入雲間。憐猶見妬花分色。好看嬌月比顏。天映
水靈湘鼓瑟。烟礙竹淚酒斑斑。

人歸待夜虛衾枕

曹蘊靈

鴻驚顧影失寒烟。雁帶歸雲薄暮天。風斂竹陰清伴榻。月
沉松韻素揮弦。紅衫著體春憐瘦。綠髻簪花晚惜蒸。通喜
暗傳輕語細。中心入夜一旌懸。

印 精 樓 芬 涵

宋 人 小 說

如已輕文詳有勸印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攷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稟說藏涵不單文見足詳證字篇說人
版故下於同本加尤校付本鈔為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者現不原特間校付本鈔為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慶 | 默 | 脚 | 東 | 仇 | 蘇 | 稽 | 玉 | 齊 | 梁 | 老 | 邵 | 邵 | 春 | 涑 | 歸 | 燈 | |
| | | 氣 | 坡 | 池 | 黃 | 神 | 照 | 東 | 谿 | 學 | 聞 | 氏 | 渚 | 水 | 田 | 下 | |
| | | | 志 | 筆 | 門 | 錄 | 新 | 野 | 漫 | 庵 | 見 | 聞 | 紀 | 紀 | 開 | 開 | |
| | 記 | 集 | 林 | 記 | 龍 | 徐 | 志 | 語 | 志 | 筆 | 後 | 見 | 聞 | 聞 | 錄 | 談 | |
| 史 | 王 | 車 | 蘇 | 蘇 | 川 | 徐 | 王 | 周 | 費 | 記 | 錄 | 錄 | 何 | 司 | 歐 | 佚 | |
| 王 | 鈺 | 若 | 軾 | 軾 | 略 | 錫 | 明 | 密 | 喪 | 隨 | 邵 | 邵 | 蘆 | 馬 | 陽 | 名 | |
| 得 | 鈺 | 水 | 軾 | 軾 | 志 | 錫 | 清 | 四 | 喪 | 游 | 博 | 溫 | 二 | 光 | 修 | 二 | |
| 臣 | 鈺 | 二 | 二 | 二 | 四 | 錫 | 四 | 三 | 五 | 二 | 三 | 二 | 九 | 二 | 二 | 角 | |
| 四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 | | | | | | | | | | | | | | | |
|---|---|---|---|---|---|---|---|---|---|---|---|---|---|---|
| 雲 | 夷 | 夷 | 夷 | 捫 | 雞 | 鶴 | 青 | 東 | 隨 | 投 | 嫺 | 珩 | 澠 | 石 |
| 麓 | 堅 | 堅 | 堅 | 發 | 肋 | 林 | 箱 | 原 | 隱 | 轄 | 真 | 瑣 | 水 | 林 |
| 漫 | 三 | 支 | 支 | 新 | 編 | 玉 | 雜 | 錄 | 漫 | 子 | 子 | 新 | 燕 | 避 |
| 鈔 | 志 | 志 | 志 | 話 | 莊 | 露 | 記 | 錄 | 錄 | 錄 | 錄 | 論 | 談 | 暑 |
| 趙 | 洪 | 洪 | 洪 | 陳 | 莊 | 羅 | 吳 | 陳 | 陳 | 王 | 馬 | 孔 | 錄 | 錄 |
| 彥 | 邁 | 邁 | 邁 | 善 | 季 | 大 | 處 | 世 | 世 | 明 | 永 | 平 | 王 | 王 |
| 衛 | 邁 | 邁 | 邁 | 二 | 裕 | 經 | 厚 | 崇 | 崇 | 清 | 翊 | 仲 | 闕 | 闕 |
| | | | | 六 | 裕 | 三 | 厚 | 二 | 二 | 二 | 翊 | 仲 | 之 | 之 |
| | | | | 角 | 角 | 三 | 厚 | 角 | 角 | 角 | 翊 | 仲 | 五 | 五 |
| | | | | 角 | 角 | 三 | 厚 | 角 | 角 | 角 | 翊 | 仲 | 角 | 角 |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古城得寶錄卷上 (續) 天游

第四回 威盛德醫師進警告 見黃金劇盜起雄心

太山嘯畢，纔掉頭過來看那醫師。他的手殺獅子，本來專爲他刮取鹿肉之故，並沒有救援醫師決心。及至看見醫師，倒在地，掙扎不來，不覺動了他惻隱之心。若是青年時代的太山，充他深惡醫師之心，不但不肯救援，恐怕還要結果他的生命。現在究竟受了多年文明社會的陶鎔，縱不致把他變成一個怯懦無能的弱蟲，卻也不致像當年那般曠野。所以見了那奄奄一息的醫師，很是替他悲痛。上去撫着他的傷痕，想替他裏扎。醫師顫聲問道：

「你是誰呀？」太山慨然道：「我是人猿太山，英國



貴族灰石爵士格萊頓約翰。」醫師聽了，閉着雙目，身子震動了一回。太山的聲名，他也聽

野人記）同劫掠邦格村的時節，我已經做了村中的醫

見過。他同醫師們反對的素性，也

是知道。今天既經遇見他，決難逃

生。所以索性睜開眼來問道：「你

爲什麼不殺我呢？」太山道：「你

並沒有害我，我何必殺你。並且你

給獅子咬得很重，眼看着是個待

死之人，我又何必殺你。」醫師驚

喜交集的問道：「這樣說，你不是不

殺我的了。」太山道：「不錯。若有

方法，我還想救你一命。只是你傷

勢已重，已經是無法施救的了。你

爲什麼疑心我要殺你呢？」醫師

默然了半晌，只纔鼓着勇氣答道：「我從前認識你的，還

是你在邦格村邊來往的時候哩。你殺柯朗格（見胡譯



扎裏他替想痕傷的他着撫去上

師。爲時既遠，初見之時，已經記

不起來，仔細辨認，纔認得你就

是從前村中叫你森林之神，同

巨猿住在一起的那個白猿。記

得村人怕你騷擾，還天天晚上

陳列食品，在村門邊祭你哩。現

在趁我未死以前，告訴你一句

實話。你究竟是人是鬼。」太山

狂笑道：「我明明是人，怎樣說

是鬼哩？」醫師探着頭，歎了一

口氣，慢慢的道：「你從獅口中

將我救下來，我很感激你，想報

你的恩。我是個先知人，頗能預

知休咎。你留心聽着，從我看來，你的前途，非常黑暗。這是

我用自己的血，抹在掌心上，從血光中看出來的。彷彿有

個極凶悍的大神，同你作對，你的前後，都有惡運守着。前面的惡運，格外可怕。我勸你還是回去的好。我看見——」說着，長吁了一聲，向後一仰，縮作一團死了。他看見的究竟是什麼，太山到底沒有知道。把他死尸埋好回去，已經將要黎明，輕輕走進帳中睡下。帳內外的人，一些都不知道。醫師的警告，睡下去時節，同早晨起來，也都思索過。他是勇敢之人，這種無稽之談，他怎樣肯信。那時他若知道自己心愛的琴痕，在家中受苦，一定飛馳回去救援。任憑渥泊古城，有多少珍寶，他也不顧要了。那天早晨，他們隊後還有一個人，上一天晚上，受了驚恐，幾乎魂都嚇掉，很有些刺促不寧。這個人就是韋坡。在他帳中睡着，林中岑寂，正待入睡，忽然在冷靜空氣中，聽見一聲長嘯。他本是一個弱蟲，聽見之後，不知是人是鬼，嚇得毛髮俱戴。覺得生平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可怕的聲音。趕忙把頭蒙起來。到紅日東升，他還沒有住抖。若不是怕受倭克曼責罰，他早就溜回去了。起程之後，太山內省不疚，坦然前進。韋

坡不知道前途是禍是福，很有些兢兢業業的。不日到了望得見渥泊城中圓形屋頂，同尖塔的荒谷邊。太山就傳令停止前進。就在谷中樹蔭裏，立下營柵。怕有洩漏，預備乘夜前往探看寶藏。準備妥洽，等到天一昏黑，立即下山。韋坡遠遠望見他們下寨，知道已達地頭。按下部曲，抄捷徑，繞上峭壁。在離太山營柵不遠之處，拾一塊巨石，伏在石後面守候太山。等太山出來，以便追蹤而往。這種巨石從谷上下去，到寶藏夾道口，沿路都有。韋坡暗地從巨石後追下去，太山一些沒有覺得。韋坡跟着走到了一處。看見太山縱上一座大山上，也就跟上去。他怕太山覺得，不敢走他原路，從他站的地方，扳援而上，石面受着風砂磨襲，非常光滑，一路上去，很是艱困。有幾次幾乎失足。好不容易出了幾身大汗，纔到山頂。舉目一看，太山已經不見了。怕有不測，伏在幾堆小石塊後面守候，候了半天，只聽不見有人走動。知道寶藏入口，就是此地。於是又想趁太山進去當兒，認清門徑，再行藏匿起來。候太山走後，再行



從他站的地方而受風沙磨非常光滑一踏上去是很困難

召集部曲，前來盡量搬運。韋坡目的，只在得寶，並不想傷害太山生命。找了多時，居然給他找到石上有一條很窄的裂痕。從裂痕邊，向下看去，有一溜踏得非常光滑的花網石石級。輕輕走下去。石級盡頭，烏魃魃一個洞門，怕撞見太山，不敢進去，閃在一個最黑暗去處守候。按下不表。

太山是到過的，路徑非常熟悉，下了石級，一路扶着兩邊石牆，彎彎曲曲的進去，直到一座木



從裂邊向下去看一溜溜
得非光滑的花網石石級

禮會長白守禮，預先訂下的一種信號。等第三聲吼聲剛絕，平陽上也來了三

屋中，從上一次自己進來之後，並沒有人來過，很是滿意。折身出外，韋坡在石級邊黑暗之中看着他出去，知道是去招他部下來，搬運窖藏的，趁他出外，潛身走入藏中。太山到了山頂，向着平陽上，作了一聲極猛厲的獅吼，頓了一頓，接着又很延長的吼了兩聲。這是他同帶來的韋齊

門前，他自有開門方法。不多一回，已進門內。門內就是寶藏。幾百年前那位葬身大西洋，想混一海內的野心家，就在這寶藏中，度藏下無數金磚，預備隨時取用。不料大業未成，身葬魚腹。留下這筆鉅款，給外國人取用，很是可傷。太山到了寶藏之中，側耳而聽，覺得萬籟悉寂。知道這間

聲同樣的獅吼。知道他們已經聽見。因為這一次想多取一些。他的部下要幾小時後方會上來，因此在他們未來之先，先下去搬些到山頂上去。在五小時內搬了六次，每次搬運八塊。分量很重，普通兩個人都擡不起，他卻擡得若無其事的，怕他部下辛苦，還送下山去，堆在石後。幾次

進去，韋坡躲在寶藏那一邊。好在地方寬大，屏息而立，太山一些不知。第七次進去，卻帶了五十個人一齊進去的。這些人都是章齊禮部下健兒，對於太山比他們會長，還要愛戴。太山要他們怎樣，就是怎樣。怕他們辛苦，只教他們每人搬一塊，自己還搬兩塊。連上六次搬的，整整搬了一百塊。也覺得很够的了。等

部下的人一齊出去以後，太山還用帶來的燭，大概向四處照了一轉，覺得這個寶藏，經自己進來搬運了兩次，還是滿滿的，一些也看不出來，正想把手中的燭吹滅。他忽

然想起上一次誤入此中的舊事來。記得那一端是通渥泊城中太陽宮殿下密室的。記得太陽宮中還有個女祭師，自己當時受那女祭師的保護，得入密室。就從密室中



抱入囊中在黑暗中處不掌住笑

潛入此地，記得當時自己給那些拜太陽教的教徒，縛在殿中祭壇上，那個女祭師高舉利刃，站在自己身畔，壇前擁擠着許多男女教徒。每人手中握着金盃，一個個都希望女祭師利刃早下，好用盃子接受自己的鮮血，喝着慶

祝日神。虧得那個瘋教徒上來騷擾，鬧散了那個神聖的道場。記得他還想同女祭師火併，當時女祭師很是危險。那時是自己出來將那瘋人，殺死在女祭師足下。救了女祭師。現在看着這一堆一堆的金磚，從前情況，一一潮上心來。因為這個，又想到那女祭師身上。不知現今那女祭師，還做太陽宮主持不做？從前他深怕同那些畸形教徒結婚，只是國中習俗使然，現在這個容貌靚麗的好女子，已經

受禮教所束縛，下嫁了沒有說或真個已經嫁了，很是可惜。以上均見曹譯野人記中。胡思亂想了好半天，搖了搖頭，上去吹滅了燭，走出門去。他走之後，韋坡藏在寶藏之中，深悉個中狀況，預備等太山等走遠，慢慢把部曲招來，盡力搬他許多金磚，高飛遠走，過一輩子快樂日子，補一補這幾月流落非洲苦況。那時太山的部下，已經走上臺階，望見星斗。太山慢慢出了寶藏的門，把門輕輕闔上。韋坡一顆心只在金磚上面，一些沒有聽見，用手撫摩着身畔金磚，非常快樂，撫摩了一回，又用雙手捧一塊下來，

攔了一攔，覺得很是沈重，更覺得欣喜，把那塊金磚，抱入懷中，蹲在黑暗處，掌不住要笑。他在寶藏中快樂，太山拿了兩塊金磚，闔上門，在甬道中慢慢出去。想起此番回家的樂趣，也覺得心花怒放。不過不知怎樣，忽地記起那個醫師的警告來，不覺打了個寒噤。就在這個打寒噤的當兒，山上發生一種劇烈變化，把藏內韋坡的貪心打斷，藏外的太山頭上，給半空中飛來一個石塊，碰了一個大窟窿，把他打暈了。

——待續——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先生道：「英文的文法，每一句子，一定要有一個動字。」

威廉道：「我曉得一句是沒有動字的。」

先生道：「你說啊。」

威廉道：「三十日。」

版出館書印務商

新智識叢書

人類進化之研究	動物與人生	將來之大戰	發明與文明	近代思想解剖	柏格森變之哲學	青春期心理學	通俗地質學	社會問題與財政	合作主義	運動生理	都市居住問題	近代文學思潮	家庭與社會	人口問題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公民衛生	各科之效用與學習法	歐洲思想大觀	生活系統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三角	七角	七角	九角	九角	七角	六角	四角	四角半	六角	二角	四角半	五角	三角	六角	五角

社會問題	地球與其生物之進化	衣食住	德國實業發達史	德國富強之由來	戰爭與進化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婦女問題	教育思潮大觀	兒童之訓練	家庭與社會	科學原理	土地與勞工	近世社會主義論	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經濟的政治基礎	勞働組合	合作論	優生問題	人種改良學
一册	一册	三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四角	九角	一元半	五角	二角	二角半	六角	三角	七角	三角	四角半	五角	四角	五角半	八角	二角半	三角	三角半	二角	七角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
 膀胱發炎石淋腎筋痛大
 脚風小便不通小便停住
 小便淋漓小孩尿床等極
 有效驗洵男婦之良藥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